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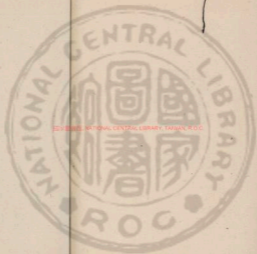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BOARD OF BOOKS





國立中央圖書館





詩故序

勅理石城王庶事鎮國中尉謀璋字鑿儀撰

漢初說詩者莫先申公申公受詩浮丘伯為訓故以教于魯疑者則闕弗傳其後燕有韓詩齊有轅固生詩至武帝時乃有毛詩夫申公去古未遠也何以疑則闕毛公去申公又遠何以弗闕無亦三百五篇古自亡傳說詩者各以其意逆之乎以意逆之則人得為之說此毛韓齊魯所以互異矣昔仲尼刪詩非但雅頌各得其所也其於世次之先後政化之隆替與夫酬酢贈答以類相從粲然不紊無俟傳說可考而知也詩之用繪易之文也其義弘博其文



要眇亦微亦顯亦近亦遠無境而不通無物而不類又非
一傳一說可得而繫也使一傳一說可得而繫之則愚者
必且膠其師授竊竊然自以為知詩之用墮且隘矣彼誦
三百者何以達政專對而使四方哉然則予今為說不已
贅乎予之說非敢盡詩之用也將以通夫毛韓齊魯之固
也夫其固也非義終寔也用其心者未至也心者神明之
宅義理之淵也決擇是非莫如心心有精麗故義有深淺
將說古義者可以今心淺之乎予自東髮誦詩迄今五十
餘年所見諸家義疏率多牽于舊說其於比興之際微辭
妙旨往往鬱而未章嘗為詩故一卷傳之英中好事者頗

采用其言乃後知予說之不大乎刺亦有當于人心矣爰
以暇日研究物理會通詞話集其神明而酌其得失三百
五篇篇各為之說次為十卷名曰詩故雖非商賜告往知
來亦頗發先儒之所未發矣若夫進于溫柔敦厚之教止
乎不愚之地達乎可興可怨之情以極乎詩之能事則三
百五篇具在能言詩者自得之奚俟是哉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歲孟冬望日

朱轡儀詩故序

禮云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
神六德可符六義之精六義可宣八風之鬱雖比物連類
協韻合章諷喻可消孤憤味嘆可節邪佚溫惠淳良以羣
以怨其感人養物取諸風正言得失取諸雅成功報德取
諸頌自關於開闢達之朝廷宗廟其言邇其旨遠其詞約
其意長引而伸之屬類而長之則鳥獸草木耕夫蠶女皆
可以正得失感鬼神動天地故一時婦子之論卽千古聖
人之經也六經之道麗炳中天而詩之用靡所不貫其托
物比事也有易之象為其善言得失也有書之制焉其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詩經
邪養正也有禮之體焉其哀樂中節也有樂之和焉其勤
善懲惡也有春秋之筆削焉詳其義者略於文格於詞者
害其意讀者能察其聲氣之情定其正變之理則教聖人
精神不越鵲豆几席之間而詩道庶幾不墜矣昔孔子刪
詩會六經之宗旨拜斯道於一原被之管絃托之歌誦味
嘆嗟百嗟手舞足蹈感動之而不覺長養之而不知故曰詩
者天地之精華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又曰君德之祖百福
之宗萬物之戶也詩可易言耶但詩有正變聲亦有之有
詩正而聲變者有聲正而詩變者衡之至精折之至微謀
於恬淡之中酌於聲韻之表是以居風體者不得列之雅

居雅體者不得列之頌采康衢之遺意合韶武之妙音樂
正之日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王教不行而處士橫議上無
採風之典下失諷喻之聲故聖人以筆削寓勸懲以感課
代歌嘆而尊王宗周之意寄之二百四十年之中卽詩亡
然後春秋作之說也及上商授會申延至李克孟仲子根
牟子荀卿毛公諸賢繼而鄭玄作箋馬融作傳雖互有異
同而去古未遠鄭康成欲以七月之章分別雅頌亦不過
取周禮爾雅頌頌之名而聖人刪述大旨是耶非耶說者
復以秦火之後殘編斷簡不無缺遺試以奏風者奏雅奏
雅者奏頌必奪倫而不可聽易節而不可宣而十五國之

民風政教尚欲考其文理說其聲音也哉况漢代作者彬彬有人而班揚枚馬之儔取其詩賦而合之三百篇之義燦然明矣迺宋子悉屏小序章句之夫耳濡目染復泥於放鄭聲一語鄭衛之風總編於注不知淫以聲乎以詩乎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喬志四者聲與色遇而淫應之故聽者志倦為聖賢之明或他如鄭伯之賦鴉奔太叔之賦寒暑六卿之賦蔓草子旗之賦同車子柳之賦擇兮子游之賦風雨微言相感兩志相喻而田野臨吟之間未必非帝王卿大夫之教也繙欲尋之文墨訓詁者乎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莊子曰鳥鵲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皆與機出入因情感通索之愈深者味之愈淺求之過繁者玩之即窮而宇宙元聲入心元韻寧發洩若是而可以苞陰陽成變化者乎故君子聽鐘聲以立武焉聽磬聲以立辨焉聽琴瑟之聲以立廉焉聽笙簧簫管之聲以立會焉聽鼓聲之聲以立動焉合聲於氣合氣於神合神於天躍然耳目之前藏於聲臭之表而詩之妙呈矣說詩者橫之文墨詞話之中不必求諸聲氣而神與天也一時傳會千載傳說可解者解之而詞盡不可解者解之而意盡故言美也君現言平也若刺言正也若反言諷也若與言哀也若樂言

怨也若基言維也若莊是以關雎燕老頽驚即射義士以貞女示心孤臣以逐婦矢志而離騷一章猶不失三百篇之旨也其故可知矣如以刻舟膠柱之見窺聖人述作之原六義既微烏有六德七情既鬱寧達八風近而鳥獸草木之間閭閻居室之內已不能稱情合理而况古今上下陰陽氣數禮樂政治其變化有不可勝言者乎詩道運也人或塞之詩道圓也人或執之詩道寬也人或繩之詩道闕也人或扁固之詩道屈伸也人或約束之世愈降而愈漓風日流而日靡中有撫今追古之士前有衛宏後有朱子誰共倡明之必汙而不信矣即信之而力不逮學學

不逮識且乎三百篇之道遠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鬱儀宗侯寤寐經學潛沉風雅四十餘年共推爲 當代劉向作詩故十卷殫精極慮詳義探微因民物必至之情會聖賢合符之理旁通曲暢援古證今一草一木一蟲一動莫不致其知而盡其性復綜數章賢哲表百氏既邇流而尋源非無徵而不信使讀者豁然生動儼然踴思卽而窺窺管之人亦知有鳶魚叢躍之趣鬱儀之於詩也可謂得之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可以見天下之顯微事物之變鬱儀以易道而通之詩則六經之旨無不通也無不合也無不靜定也無不變化也而三百篇大義寧不煥然

復明者乎愚謂詩無始終而有存亡無聲者詩之始也有聲者時之終也爾雅以後詩之存也爾雅以後詩之亡也樂儀有功於詩且有功於學者古人可作當爲六經緯一主盟矣安能盡敘樂儀也哉

萬曆己酉又至日晉安顧家梅孟和甫書於章貢署中



詩故卷之一

南昌朱謀瑋靈儀甫撰

周南者何岐周之風也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風之南也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爲歡裨則爲凄戾唯南風祥和豐達長養萬物有豈樂而無佛鬱文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也召公分陝矣何以稱南其化同也造王業之本莫如周南成王業之效莫如召南故大胥鼓南而鼓鐘以雅以南有旨哉爾雅后妃之德也何以言德廣嬪御厚國本也國本莫重于嗣續婦德莫難于不茹太奴能求庶女於窈窕側陋

復明者乎愚謂詩無始終而有存亡無聲者詩之始也有聲者時之終也爾雅以後詩之存也爾雅以後詩之亡也爾雅有功於詩且有功於學者古人可作當爲六經緯一主盟矣安能盡敘禮儀也哉

萬曆己酉又至日晉安顧家梅孟和甫書於章貢署中



詩故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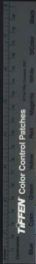
南昌朱謀瑋靈儀甫撰

周南者何岐周之風也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風之南也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爲歡裨則爲凄戾唯南風祥和豐達長養萬物有豈樂而無佛鬱文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也召公分陝矣何以稱南其化同也造王業之本莫如周南成王業之效莫如召南故大胥鼓南而鼓鐘以雅以南有旨哉爾雅后妃之德也何以言德廣嬪御厚國本也國本莫重于嗣續婦德莫難于不茹太奴能求庶女於窈窕側陋

之間廣爲則百斯男之地厥德又何加焉雖鳩王雖亦謂之鷓大小如鷓深目目上骨竅幽州名之曰鷓亦名白鷓不類鷓鷩也此鳥鷩而善澳每得隈潭輿者輿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後下集焉非爲其有別也竊寃猶言宵寐閱窮巷深閨淑女之所在非幽閒貞靜之說也若菜葉荼蘼白鹿美可茹其菜始卷而漸開黃花六出今人不復采取第名之曰豬尊關雎一詩初非難說而毛韓齊魯各立異義良由辨物未明比興失所守師說者愈精益求精愈索愈疎三百五篇用是不復得其故矣鴛單后妃之本也何以言本內教之所由立也太奴位乎

正嫡廣求庶妾並處宮中不有所以教之得無安于怠荒子蠶桑者后夫人之所有事而葛菜細務則庶婦之職也太奴身率締絡服之無數蠶桑可知矣言告師氏太奴自寧其親也薄汚薄滲歸寧父母語庶妾也示之勤儉教之孝思非政本乎妻妾狀葛之始苗莫莫狀葛之成就莫莫云者誕節之謂非茂密也私者親體之相服衣則淺暑之常衣非燕服禕衣之謂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何志乎志遠人也丈夫有事四方無所庸愛文王則患在姜里禍有靡測是以徜徉不安永懷無已耳序乃謂求賢審官不義役公事已乎



樛木后妃建下也何建乎能以恩意接下使不自塞也上之臨下志于威嚴則其情不通志于妬忌則其生不遂能忠能恕上下泰然樂可知矣葛生山谷間附木而起長二三丈藟亦葛類又名巨瓜本草所謂千歲藟也葛藟得託樛木以遂其生比庶妾因后妃而進御所謂樂只福履則頌禱之詞耳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非也象交相安相樂之詞也螽斯有五在爾雅此土螽也其種獨蕃秋冬之際千百爲羣飛集田野絕不相害非以股鳴者振振言其衆盛非仁厚之謂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非也后妃荅樛木也凡木其實者未必美華即華美矣不能平實唯桃華豐豔三年以上便能作實以比象妾年少色好又宜子也大學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非君夫人能教國乎

兔置后妃之化也非也文王之化也文治于岐四方無侮寢甲止戈武夫無所效其用相與優游田野從事宜罔以銷磨其壯心焉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計其才也以此才而野處若深惜之實爲國家治平喜矣兔道爲迹往來有常所謂中逵自是兔迹非九達之遠也

采芣后妃之美也非也周民室家樂完聚也無征戍則民

安其業室家無復離析死亡之憂所當恤者產難而已
采芣苢宜產也治平之衆溢於言表矣此其所以爲風
乎

漢唐德廣所及也孰及之文德及之也岐周處西北而江
漢實在其南文德被乎南國南國之君思欲奉戴猶畏
紂之暴虐有不敢先賦此以見志曰喬木曰游女喻文
德之可歆豔非祀禮妄求之說也錯薪也楚也蔓也皆
可刈之物也以錯薪起秀起姑欲待其黃落但刈楚
及蔓而已喻借名分不欲先去紂也孰能先我歸周我
當秣其馬而從其後矣

汝墳道化行也曷行之行東諸侯也東諸侯服文德而朝
周者必由汝墳而西故遵汝墳者往見伐其餘枚今則
伐其餘肆討已經年而始一來感其聘問之曠也既見
君子不以曠而棄我又私喜矣唯是王室虛嚴如燬不
遑寧息故有曠也敢取心哉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於漢
廣汝墳而見之言婦人能閔君子者何足以語此楚人
謂火曰燥矣人曰燧齊人曰燬此稱王室如燬則齊語
矣故知爲東諸侯之詞

麟之趾關雉之應也曷應之成王業者應之也周南關雎
以至棫天家之齊冕宜芣苢國之治漢廣汝墳則天下



其稱平矣然而大統未集文王卽世向非武王周公繼述厥志王業何由而成乎麟神物也世不罕有以比公子公孫不世出之賢聖耳曰子曰孫曰族聚皆賢聖非一故稱振振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夫人始來于何見德乎于其能將姪娣俱來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是嘗有扶忌心不與姪娣偕行者矣此夫人獨能將之故作者樂歌其事焉鵲工爲巢綢繆固喻君夫人有國有家鳩爲於巢或託鵲巢而孔子則姪娣自喻也傳謂鵲鳩均壹之德以比夫人殆不然哉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何以不失職記以其時也祭有禴有烝烝以進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歲味莫先于芣孟春茅始數寸香脆可珍碧葉白葩故謂之芣物雖微而敬薦之可謂能修常事矣被者祭服之通名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是其事也傳以被爲首飾箋又改被爲髮何其鑿邪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夫婦一體也遠離之久感時相念情之正也何必謂其以禮自防乎草蟲者蜻蛉寒蠶之總名張衡所謂大火流草蟲鳴是已草蟲卽周南



所謂齋斯也草蟲嘍嘍阜蚤趨趨深秋候也采薇采蕨
季春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是
以用憂宜感物而興男女之思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何謂乎法度善其能教女也昏
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之公宮祖廟已毀教之于宗
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
藻所以成婦順也此采蘋藻以芼魚也奠于宗室牖下
教成之祭也不舉其物而舉所芼貴躬采也曰季女大
夫之妻之女也

耳棠美召伯也何美乎為其分陝能奉王政以正諸侯使
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江漢之間附庸小國實賴之以安
焉故託喻耳棠蔽芾之及物以志感豈聽訟棠下之說
乎

行露召伯聽訟也此非也媿婦執節不貳之詞也唯野田
草萊之區乃多行露唯寡夫媿婦乃有逮獄之婚錄是
詩者明露屋草芣苢亦美也多露沾濡之可厭我常
夙夜謂其可厭矣喻棠已之有素也雀無角而穿屋鼠
無牙而穿墻猶我未嘗許嫁妄致我於獄訟耳

羔羊鵲巢功致也此序非也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狐
裘大夫羔裘士羊裘制也此宜羔裘而羊裘以是知其

能儉服羊裘而委蛇自適無不足之色以是知其能節
古者五羊而成一裘百里大夫五穀見稱即其事矣純
絨皆五知其皮之五也羔裘之直敵數羊裘以尚節儉
故寧羊裘

殷其雷勸以義也此士妻之詞也按周制大行人司儀上
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小雅借借士子朝
夕從事是已曰振振者衆詞也從者非一我所懷之人
可少休矣何為獨勞王事乎雷無形也猶有聲響可求
不在山南則在山北君子行役顧不知所向往蓋傷之
也

標有梅男女之及時也非實男女也處士樂及明時效用
也月令孟夏養稷俊道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故徵
聘之典行焉梅實墮落正其候矣此時束帛之典不及
必且後時矣故託士女相求以明志

小星惠及下也非及下也警御入直居寢之詞也古者王
公臨事則有警史之道居寢則有警御之儀莫非賢也
賢者在事故能安命而述職言劄宿在天小大異象王
臣從政貴賤有等才有賢否位有崇卑各盡其職而已
參昂以喻大臣小星則自擬也列星之中唯北斗參昂
最為著見夏小正於參昂之伏見也屢書之入直者因



所見而興詞唯其入直居寢是以抱衾與稠豈賤妾進御之謂乎

江有泥美媵也何美乎以其不克與嫡偕行能待命於國無戚志也水已決去而復入者為泥岐流為渚別出為沱泥也渚也沱也媵自喻也言江木同源尚然有泥有渚有沱我自它國來媵寧能必其與嫡夫人偕往乎不然不以而猶望其悔悟之萌可謂厚矣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非無禮也嘉其亦猶行古之道也上古昏嫁以鹿皮為禮此以白茅包束麇鹿則鹿皮之遺俗也誘之云者鹿皮遺其束聘之禮也稱奄吠知為山

谷野鄙之氓也士以茅束鹿皮而來女則施衿結綰而往畧繁禮尚真淳宛然歲黃上世之風矣二南之詩有美而無刺其述風化事行往往在乎景象之間不因言語文字而盡之學詩者所當知焉俗儒不通斯旨至謂此詩為淫奔而欲刪之如其愚如其愚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非美王姬也美武王之能以女下嫁于齊也唐棣之華翻其反而語其能下降也故以興王姬之肅離焉桃李異色同時並盛故以興王姬齊子兩貴之相當綵綸皆釣具綵以取小魚綸以致大魚各有宜也唯齊侯之子乃足上當平王之孫耳始周公未定



謚法之時於文考或稱平王或稱寧王毛傳釋平王為
文王是矣彼平王宜自齊侯諸兒烏足以汚召南邪王
姬適齊實昉乎此帝乙歸妹之例也故謹存之

騶虞鵲巢之應也非應鵲巢也記仁愛之及庶物也古者
春復夏苗秋彌冬狩一以除田害一以講武事蒞蓬之
苗則春復矣蒞蓬記其時紀穢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
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呼嗟乎者隱痛之詞也呼騶
虞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闕諸侯不拊群五祀而取一
馬明不拊羣也六騶羣騶事在左傳山虞澤虞屬在地
官七騶咸駕者之月今騶虞之為官也顯矣而毛傳遽

為白虎黑文之說夫白虎黑文爾雅釋獸所不載豈其
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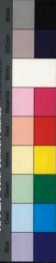
詩放卷之二

南昌朱謀埠懋儀甫撰

郟鄏衛商紂畿內地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郟其南謂之鄏
郟鄏以東謂之衛始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為殷後而
使管叔蔡叔霍叔往監之是為三監武王崩武庚叛周
公討三叔而誅之更建郟鄏衛而分治其地衛則康叔
是已郟鄏之封莫可考厥後亦并于衛故郟鄏之詩皆
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郟鄏矣然必存之存三監
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郟
鄏以致意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詩放卷之二

南昌朱謀埠鬱儀甫撰

郟鄏衛商紂畿內地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郟其南謂之鄏
郟鄏以東謂之衛始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為殷後而
使管叔蔡叔霍叔往監之是為三監武王崩武庚叛周
公討三叔而誅之更建郟鄏衛而分治其地衛則康叔
是已郟鄏之封莫可考厥後亦并于衛故郟鄏之詩皆
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郟鄏矣然必存之存三監
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郟
鄏以致意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柏舟言仁人而不遇也所謂仁人莊善定已美必頃公之
世乎耿耿者伏枕終夕如有所聞也棟棟者自反之詞
威儀棟棟自反而有禮也愠處憂戚之間記稱憂斯愠
愠斯戚是已以怒訓愠則誤矣微者虧也謂日食也莊
公失道反常如日虧其明非嫡庶之喻

綠衣莊姜之傷已也既失位嬖妾得以相陵也是詩前二
章以綠衣比嬖人後二章以編器自比命數之涼薄綠
衣綠方當作絳方絳方傳寫之誤也章法則然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孰為妾陳女戴為是也燕之往來必
雙故曰燕燕其燕也一上一一下故曰頡之頡之言於戴

嬖在昔與居未嘗或離如雙燕然今當長別能勿悲乎
任以應物言塞淵以處已言縝密無所失之謂塞靜定
能寥物之謂淵淑慎其身先君之思皆勗詞也云淑慎
者猶曰善自珍攝耳

日月莊姜傷已也非傷已也傷州吁之亂衛也吁弑君篡
立敢為悖逆不復名分之畏知其終不能定衛矣日盈
月虧晝夜代明自古而然以喻君臣名分之有定也方
其作逆我嘗以是教戒之終不我聽奈之何哉

終風莊姜傷已也非傷已也傷州吁之當見討也暴風終
日拔木乘破亂常甚矣喻其弑逆之事也異常之風非

雨不解曉暗其陰也。魂其雷將雨之候矣。喻州吁之將見討也。我以正而教戒之。彼第誑浪笑。傲以應之。如是之人。其能免乎。寤言不寐。憂之以廢寢也。願言則嚏。願言則懷。謂我有所感。悟願與之。言也。豈宰醜蒞殺之謀。既已聞之。莊姜乎。

擊鼓。悲州吁也。踊躍用兵。言州吁之志也。不我以歸。憂敗亡也。爰居爰處。據兵車而言也。車特馬以行。馬之既喪。敗可知矣。敗則亡于林下。而尸之鄰之。戰趨旃棄車而走林者。是也。死生契濶。夫妻始焉。約與偕老之契。甚濶遠也。今迫死亡濶遠之契。不我展矣。偕老之言不我信。

矣。

凱風。美孝子也。寡母不安其室。七子自責以諷之。幹母之。盡矣。棘心棘藜也。始則生。穉弱之名也。至于薪則材成矣。黃鳥鵲也。覲脫當作脫。脫羽毛。光華貌。傳寫之誤也。韓詩傳作簡簡黃鳥。例可推矣。

雄雉。刺衛宣公也。宣公不恤國事。軍旅數起。男女怨曠之詞也。雉性妬。籠護疆。不越域。其高不過丈。修三之。雄雉。雌兩相依也。君子獨從役遠去。其存其亡。杳不可知。曾斯雉之不如矣。察彼日月。朔望盈虧者。凡幾見矣。道難云遠。亦可來矣。百爾君子。何其不知德行。而我君。

子獨以德行見用乎然德行又豈難知哉若能不恃不求則無往而不可適矣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宣公盍于夷姜生急子事載左傳縱欲瀆倫甚矣故國人亟舉咎理亂倫者反覆以刺之匏為腰舟所以利涉也方其有葉之時濟渡之水正深矣垂帶而涉曰厲涉之淺也褰裳而涉曰揭涉之深也今日深則厲淺則揭何其悖哉雄雉雖而雌應之常也濟之方盈以舟不以車理也今日以車濟盈以雌求雄得非反常理之舉乎昏禮用鴈何也以其夕則水宿旦則雲飛秩然有序不亂倫也今悉庶母而生子謂之

何哉招招舟子以濟處方深不可徒涉也一舟所濟非一人故曰卯須我友安得犯險徒涉以取覆敗乎

谷風刺夫婦之失道也蓋賢婦見棄于夫之詞也采芣非者用其葉而存其根須其葉之復生也今并根而去之無復生理矣是婦必以無子見去故為是言非謂容貌之衰也方舟沐浴喻其治家之曲折得宜匍匐救喪喻其供億之無所缺乏昔育字誤當曰昔者恐有鞠末章不念昔者可證有流有漬言其訣去如木之流不可復反也既詒我肄斬絕之詞也肄與汝墻之肄同墻與既通左傳猶懼不既謂始至也

式微黎侯寓衛其臣勸之歸也中露露中言無比覆但露宿也泥中猶言塗炭言無安宅也

荒丘責衛伯也黎侯為狄所迫去而寓衛又不得歸黎大夫責望之詞也晉景公滅赤狄數其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事在衛穆公時則知黎之寓衛在成穆間矣叙兮伯兮謂同姓之諸侯狐裘蒙戎則謂黎侯也不得于衛而屬望諸侯亦可悲矣瑣尾流離之義當如朱傳

簡兮刺不用賢也簡兮簡兮擇才之精也方將萬舞僅用之為齋師也以僕僕之貌如虎之力在前上處宜觀表而知秉矣乃卒事之際公但錫以一爵與韜胞閭寺無

異何其無知人之鑒哉是以思西周庸庸祗祗之君耳笱但三孔左手以三指抑揚而吹之郭訓是已椽者木下小裁非粟屬也苓即苓耳非大苦也皆在遠難可詳察之物

泉水衛女思歸也泉水即衛之百泉泉在衛北淇在衛南北高南下故泉水趨淇喻已思歸宗國也瑕者過差之詞不瑕有害猶言不甚害義也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內丘在衛東北那地也故附之攝詩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非刺也錄賢大夫也斯人既典國政復從王事亦重臣矣而曰終窶且貧室人交謫其庶潔



之守幹濟之才存乎言詞之表矣無所怨望唯命是安
得非賢乎敦厚也謂厚有所加及也

比風刺虐也非刺虐也異姓之臣違亂也比門蓋同姓大
夫國雖危亂義不可去此則異姓而仕衛者也道不行
言不用第有亟去耳風雪交作之際莫不閉藏與室今
則相與衝冒而去知其亟于違亂耳是尚可以虛徐邪
狐者妖獸鬼之所乘鳥者鬼雀鳴則凶咎所見無非二
物喻在朝者皆不祥之人也

靜女刺時也何刺乎刺潘奔也曰靜女曰彤管男悅女之
詞也夫潘奔密約而它人歷歷言之其惡寧可揜乎內
則婦事舅姑左佩刀礪鴈尾右佩箴管所謂彤管即所
佩之箴管耳牧者圉人所居莢則芳潔之物

新臺刺衛宣公也新臺之役莫不非議雖執土木之人猶
能洗然而愧况衛君乎河水瀟瀟喻其淫洗汚濁之可
厭也籛條威施胥臣所稱八疾之二皆人所棄者

二子乘舟思復壽也汎汎其景言二子逐流而去無復形
景來歸也養養猶言怏怏憤鬱不平之意始焉猶望其
能來不瑕有害則決其已死

鄰

柏舟共姜自誓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宣公悉于夷姜而生伋公子頑通
乎宣姜而生戴公文公宜乎中冓之言不可道矣茨謂
茅之有次第者所以覆牆也梓材稱既勤垣墉其塗墍
茨即是茨矣毛傳並謂茨菽何其誤哉中冓猶言
中垢宮中垢穢之行也欲雅言之故變垢稱菽

君子偕老刺宣姜也副者覆首之飾編髮爲之并以連副
珈以飾竝唯后夫人得有之在謂貫珠爲翟以冠副并
之上非刻繒以飾衣也水以翼髮象掄其可知已如山
如河如天如帝皆謂威儀莊嚴可敬憚也目中白處曰
皙眉上廣處曰顏揚其目則皙見而顏動是貴儻之狀

有是威嚴舉國皆尊仰之奈何其心污穢以自辱乎斯
言外意也

桑中刺奔也沫卽妹那朝歌以北之地也唐蓋北方蔬屬
故毛傳以爲菜名非兔絲也唐也葑也麥也皆易求之
物喻孟姜孟弋求之易許也桑中葑麥之所聚上宮樓
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宮耳姜齊女也
弋昔女也庸則鄙女其邑人也

鷓鴣之奔奔刺宣姜也奔奔猶言責責鷓鴣盛氣而怒也疆疆
鷓有定偶不相亂也鷓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鬪
鷓則傅杖而孕初不以形接也此刺惠公不能防閑其

毋使公子頑得通之耳

定之方中美術文公也術靈公為狄所滅文公衛之徙居楚丘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衛人悅而歌頌其事焉作宮作室土木大典即通商惠工之事矣櫛之椽棗檣桐梓漆務材也夙駕采田訓農也星言夙駕戴星而駕也也人猶言此人謂勸農之信也不獨勸農者秉心寒澗謹於奉職即牧馬之校亦咸得其人故所牧之馬驟而死者至于三千極言蕃庶耳

蠲練止奔也非止奔也敬教乎內也文公懲衛之難由乎縱欲亡禮故為是詩使韓史朝夕諷誦于宮闈之內以

示教戒焉陽蕪于上陰菴于下二氣交構而為雨陽蕪已解陰菴未已則折而為虹霓朝謂之階暮謂之蠲練是地氣之濡也雲漢若無朕兆倏爾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賸昧之事終不可捨也借今縱欲之人不墮滔奔獨不為性命惜乎禮所謂命以防欲是已

相鼠刺無禮也非刺也文公勸學也鼠有齒而無牙竊食偷生不能大害見人猶生畏心似有羞耻節儉之尚在位者竊位尸居肆欲無厭不以禮度自檢有愧于鼠矣人而無止正謂止足之分非容止也

于旄美好善也非好善也文公校方任能國人歌其事也

烏牟曰麻大夫之旂也畫烏牟于帛謂之干旗注旄牛尾于干首謂之干旄祈夏翟之羽以爲綵謂之干旌實一物也素綵者御馬之轡也帶有六曰四曰五變文叶韻耳言大夫乘白車馬建是干旄出入都鄙尊顯光赫矣不審以何者嘉謨嘉猷入告我君于內乎

載馳許穆夫人閔宗國也

衛

洪與美武公之德也衛武公九十九猶歲儆于國而賓之初筵抑抑威儀皆其所自儆之詩悅禮好文可樂見矣河朔無竹淇漣獨產故其詩曰淇籊竹竿以釣于淇

非王芻也淇之綠竹倚倚以興武公特粟異氣而生也有切磋琢磨之功乃後有琇瑩會弁之飾兩章後先相應耳瑟兮圃兮者恂柔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所謂恂栗者戰戰兢兢制節謹度之謂也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也如金如錫語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語其能圓能方也車箱而上高三尺三寸橫一木謂之式自式而上二尺二寸復橫一木謂之較古人立乘憑較有所致敬則俯而憑式自式而上得較故曰重較大夫過二人則式國君唯式宗廟餘無所式矣登車而倚重較易於矜嚴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歡宴而至

戲謔易生陵侮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圓之相濟者也

考樂刺莊公也非刺莊也美避世者之無悶也考者尋討之義樂謂樂也古言考樂猶今言尋樂耳或淵或阿或陸無往而不適或寤而言或寤而歌或寤而宿無適而不獨自以明避世之志專一也適與輟通劉向別錄所謂多數輟寤是也軸以運車輶以脂軸兩者皆進退自得之喻非寬大盤桓之說

頌人閔莊姜也非閔也蓋述莊姜始自齊來適衛也錦衣采襜夫人嫁服也手如芙蓉語指之秀而銳也膚如凝

脂語肌膚之白而澤也頰如蠟蟾語頰之白而延也齒如瓠犀語齒之白而齊也螭蟬之小而有文者螭首語額之方廣蛾眉語眉之曲秀並摩字韓詩作蠟訓長貌揭字韓詩作榮訓從也

氓刺時也何刺乎刺淫奔者失身也抱布貿絲知所誘者鄙夫也于無良媒知未嫁也乘墮垣而以墮遷知竊藏逾牆以相從也三歲食貧賄盡而厭弃之也兄弟啜笑知見弃而返于家也淇岸隰泮則總角相奔信誓之詞也里女夫教不有其躬終見弃黜悔恨何及孔子錄之所以昭世戒者深矣

竹竿衛女思歸也洪流廣大故多舟楫之嬉女伴羣出縱觀相與巧笑而佩玉羞若江南觀競渡者迷衛俗也思衛者發乎情也以遠兄弟父母為嫌者止乎禮義也此竹竿所以見錄乎

芄蘭刺惠公驕而無禮也非驕而無禮也刺其縱母之欲無制羈絆難之才也芄蘭生莢夫出於葉間垂之有如鰓狀其葉亦頗似鞵鞵以輓鰓以解結各成其用芄蘭徒有形似耳喻惠公徒有國而無威嚴以制子頑也容兮注兮容怒不斷使得遂其惡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而思宋也一葦杭之謂河方冰時

布一束之葦便可屐之而度非用蘆葦渡水也今遼左水結布葦度車馬猶然崇者峻極之謂不崇朝言不極一朝之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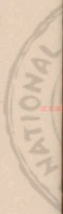
伯兮刺時也鄭康成以為衛宣公從王伐鄭時詩然鄭在衛南即不得言自伯之東矣若文公以後徒居楚丘衛又備在東北無所事于東矣豈東備山戎東胡之屬故衛又役乎首疾猶言疾首也護草忘憂之草即鹿蔥也言不得此草憂不能忘是以使我心瘁耳

有狐刺時也何所刺傷貧困也狐性多疑當河水初合未肯即度必伏蹊岸下審無流澌之聲乃始度焉此云狐

垂尾而在淇梁大寒之候將至矣彼之子者終窶且貧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乎此我所以用憂也

木瓜美齊桓公封衛也非美桓也蓋刺苟直之禮公行也
木瓜木桃木李皆刻木爲果以充導實者物至微矣報
以瓊瑤瓊瓊玖而猶若有歎焉又爲遜順之詞以導
之政以贈成有如此

詩故卷之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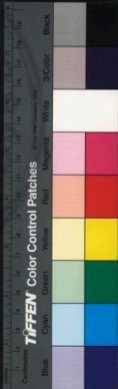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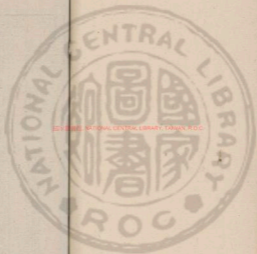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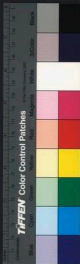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BUREAU OF CRIMINALISTICS





202508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70026 v. 2



詩故卷之三

五

南昌朱謀瑋鬱儀甫撰

黍離閔宗周也何以閔閔東遷之失謀也西周政令所以能行乎諸侯者非徒文武成康之德亦以地勢險固足食足兵可以東制諸侯之命耳幽王雖死驪山大戎無盤據豐鄩之理乃因一敗遽爾東遷有識之士於其行也痛悼失圖故賦此詩黍稷離離下垂而耨猶有憂者中心思惟而傾其首也陳平深憂呂氏之亂陸賈入坐而平不見賈是其驗矣非故宮廟盡為禾黍之場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非刺平也傷周弱也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囚壯皇華之勞入有杖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為盛典而寵榮之也逮夫東遷政在諸侯而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昔時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孔子錄之正以傷周室之日微耳不知其期曷至哉七言通為一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非閔周也君子為會而仕卑官也所謂卑官則魯師也房者俎也王公立飯則有房盞魯頌亦稱邊豆大房萬舞洋洋蓋房俎盞舞俱在堂下故曰招我由房非路寢之房也鼓者燕舞之位樂記所謂綴兆

是矣

揚之水刺平王也

中谷有推閔周也非閔周也凶年饑饉女子自傷困窮不能調其母家也推名芡屬亦名益母因舉益母而知其為念母家因遇人之艱難而知其為女子也昔魯子觀益母而興悲殆有感于是詩乎

兔爰閔周也非閔周也君子哀時命也兔狡於避禍雉拙於自免二物小大相等故古人並舉之內則雉兔皆有芑孟于雉免者往焉是也兔以喻小人雉以自喻爰爰緩意謂能以狡自緩其死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非刺也諷王親其族類以自立也鄭伯朝周王不禮焉周桓公諫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鄰以勸來者猶懼不既况不禮焉鄭不來矣葛藟之諷殆爲是乎

采芣擢諷也葛善攀附蕭艾並善蕪穢皆喻小人之黨也好讒之人麗正惡直唯依阿鄙賤之是近故我一日不見遽已相忘不啻三月三歲之久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非刺周大夫也商者之婦寄其夫也周之地狹民衆多賈齊魯梁楚仰機利而逐末業輕去家室其妻重干改適故賦此寄焉大車牛車任載者非大車也毳衣毛褐將車者之服非毳冕也我見毳衣之人數將牛車而來子獨不歸疑棄我矣我欲他奔猶畏子之或來有所不敢唯誓死以待之此其俗猶有足稱者焉

丘中有麻思賢也非思賢也商者各大車也子言我久不歸資生無所然丘園之中有麻可績有麥可食有李可殺也凡此三物足以留子我亦將施施而來與子共之矣貽我佩玖者感其異室同穴之誓寶重其言如瓊玖之可佩服也錄此二詩見周俗忠厚高禮有如此

鄭詩二十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它亦多賢人



君子之詞而宋世之儒誤釋放鄭聲一語遂去小序盡以潘奔目之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詞是為詩被諸管絃音律是為聲鄭音好濫而潘志者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諸詩乎

緇衣美武公也周人之詞也桓公以鄭伯入相于周死犬戎之難武公繼為平王司徒世善其職故周人歌之適謂安適其館舍也若謂塵飯之不繼而欲還我將授子以祭焉是皆勉強之意也蕭有四訓毛傳訓大韓詩訓儲許慎訓為廣多唯宋傳訓為安舒者得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莊公志在除段欲其積蠶累瑕而後動鄰人已知之審矣故託為公拒祭仲之詞以杞柔與禮此叔段不欲即折喻欲待其自斃耳

叔于田刺莊公也非刺莊也著叔段之得衆也于田取舍也里塗曰巷里巷者細民所居叔段處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今乃獨為里巷小人所好是逃亡之道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非刺莊也著叔段之繕其甲兵也稱大叔者左傳所謂京城太叔是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所將者清邑之兵也曰彭曰洧曰軸三境之地師所次也駟介者兵車之駟也車上載兵獨



稱二矛者舉兵之最長者以該之左旋右抽者三軍之
左右皆潰散而歸清邑也獨高克所將中軍在爾

羔裘刺朝也非刺朝也美賢大夫也古者君狐裘大夫緇
衣羔裘以羊性剛直可尚羔又柔澤溫煖可親加以豹

飾又表其武三德具備故曰三英語此大夫之德足稱
此裘也舍命不渝守死善道也豈叔瞻子皮之徒歟

遵大路思君子也非思君子也賢者以道去國也遵大路
其去明也寔者遠也不寔故者與聞政事已久志好決

洽非新知比也此蓋託為挽留者之詞嚴粲謂鄭莊公
殺弟幽母射王中肩臂逆已甚君子去之殆有為哉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非刺也賢夫婦交相警戒之詞也
稱士女始婚者也弋鳧鴈丈夫之事也調五味中饋之
職也琴瑟靜好養德之具也宜其酒饌以奉賓客所以
成德也古者十事父母左右佩用紛帨刀礪大鷗小鷗
金燧玦捍管邊木燧謂之雜佩非玳瑁瑪瑙之屬也宜
言飲酒與子偕老者言調和滋味佐酒以勞慰其夫願
執此道偕老而不廢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何刺乎追刺之也忽以不昏于齊遂無
大援終見逐于鄭國人追刺其失圖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何所刺之刺其闕于任人而致亂亡也

扶蘇猶言扶疎木相扶而植者如所謂扶桑扶椽扶櫛之類非小木也扶蘇喬松宜在高山比賢人君子宜處顯位荷華游龍宜生下隰比狂狡之童宜備奔走令所庸顯者莫非狂狡故刺之

穉兮刺忽也非刺也鄙人思黠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遂忽鄙人故不義突而賦此詩託風之隕播以見志叔兮伯兮謂大國也安得大國秉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

狡童刺忽也非刺忽也刺突之與雍紆為謀以殺祭仲也雍紆洩謀于妻而見殺突以出奔所謂狡童其謂紆乎惜其不與老成謀之而僨事

塞裳思見正也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不復以禮義相先故思得大國以正其名分焉狂童之狂也且謂大國不來正之者直以突之狂而無禮不足正耳絕望之詞也非刺亂也非刺亂也志悔恨也鄭女蓋有矜其族類門地已許嫁而中悔者既而愆期無歸還自咎恨耳悔婚之志未必親迎之際曰巷曰堂直託喻耳叔兮伯兮不一人者已失所婚覓他姓之我求也

東門之墀刺亂也非刺亂也惜狷介者之遷世也除地町町急者謂之墀陂陀不平而可種藝者之謂陂踐謂樹



梁之有行列也東門之墀其阪有如蒹葭是其所居之地也樹栗林然有行是其家室所在也第絕人避世不可得而見耳

風雨思君子也喪亂之中樂見秉德不回之士也風雨淒淒以氣言風雨瀟瀟以聲言雞鳴不已語難能司晨不為風雨晦冥而廢其鳴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非刺學校廢也朋友失好者之相責讓也城闕都會之所非遐荒也以細故而斷平生之歡遂不相見是誠絕我矣

揚之水閔忽之無忠臣也非閔忽也諷聽讒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非閔亂也遷世者啓東門之墀之詞也鄭俗尚禱故僑札相見贈以縞帶此云縞衣綦巾已之室也茶者苦菜河北最蕃今俗呼為舒菜如茶猶言如雲鬢女子之象非喪服之謂也出城闕者蓋相率郊外播間之祭耳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非思遇時思其治也有道之世俊傑在位野無草矣此何時乎君子在野田卒汚萊國何當而治乎曰蔓草零露知田野之不辟也有美一人邂逅于草露之區知君子之在野也昔六卿饒韓宣子子蓋首賦此詩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男女思不期而



會者哉

漆浦刺亂也非刺亂也志其俗之荒于游觀也韓詩傳稱鄆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士女競出漆浦之上執蘭招魂續魄以祓不祥是則漢世以來上巳祓除所昉也蘭草一名都梁高四五尺性善殺蠱故士女乘之以祓不祥耳芍藥即今牡丹華于上巳之時中州等之荆榛折華以贈亦士女夫婦之相愛非妾一男子見所悅而贈之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非思賢妃也蓋賢夫人能警戒以成其君

之德也雞三號卒明而後蠅蚋交作已乃日出東方是為黎明久之日光被物是為大明朝會者雞鳴來集別色始入其時蒼蠅交作而有聲自此以往日亦出矣故曰匪東方則明日出之光傳寫之誤遂作月出故說者費詞而難通考之周史武王女適齊為乙公夫人乙公生癸公癸公之子為哀公以荒淫誅此所謂賢者其乙公之王姬乎

還刺荒也何荒乎刺禽荒也哀公好田無厭國人化之遂以成俗狼似犬而大銳頭細腰高前廣後得人物則殘其軀體而食之出必兩頭相恃敏捷貪忍雖用兵者莫

能免今日並驅而從兩狼信便捷矣肩與新通田豕之
健者

著刺時也刺不親迎也古者冕而親迎充耳瓊華乃冕服
中之一物著與宁同人君塞門之屏也唯邦君乃樹塞
門親迎宜于國門今僅在朝宁之間簡禮甚矣送夫人
者訝其非禮故賦此詩充耳曰瑱惡瑱之絲曰統君統
五色臣三色曰素曰青曰黃謂統也錯舉其色之三而
五可知瓊華瓊瑩英則統之所懸之瑱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非刺衰也刺淫也且而彼姝入室日夕
乃出蓋大夫之妻入朝而其君以無禮加之耳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周制大事用日出今東方未明已有
以失朝獲罪者故託筆壺失職以刺之顛謂衣之領裳
之要也今倒持之故曰顛倒裳衣踰者日光被物之名
楚辭所謂晞髮是已曰未晞者日未出也柳本賤木植
諸樊圃則有主者猶翠壺之有其職也狂夫越樊折柳
猶且瞿瞿四顧恐致謫讓况晨昏大朝之期可不以告
其君乎此詩敘在哀襄之間蓋厲公時矣

南山刺襄公也南山崔嵬宜為虎豹所宅今乃雄狐踴踞
其間喻齊國之大而襄公以鳥獸行君臨之也葛屨賤
物猶兩兩相伍冠綬綬微物猶雙雙為用各有耦也齊子



已適魯矣豈吾耦乎藝麻之法須得良田而熟耕之縱橫七徧麻乃無葉婚配之際可無審處其禮而但窮極其淫泆之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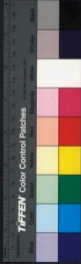
甫田刺襄公也襄公甯師于首止殺鄆子疊轅高渠彌矣又甯伐衛而納紀季之鄆矣又甯與宋魯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于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治徒負衆而恃力何能有成乎總角而弁纘等蹠蹠之喻也

盧令刺荒也何所刺刺襄公也今本作獮犬之獮也鉞者大鎖之名也北方呼黑爲盧而走狗之駿者則有韓盧

環以繫項鉞以鎖之制其速也鬣好貌偃強也義見說文

敝笱刺文姜也不獨刺文姜也正以刺魯莊公也莊公不能制母之欲使之潰亂于齊如敝笱不能止細魚耳鯀與鯢通魚禁鯢鱠烏翼蝦卵皆其微也鄭箋訓義是已盈車之鯀事出孔叢又因是詩而生其說耳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非刺襄也刺文姜也蓋莊公五年夫人如齊師時事也薄薄輕疾貌發夕者急于赴齊即夕啓行不能待旦也豈弟訓爲樂易謂其得行志意內快于已無有阻之者



倚嗟刺魯莊公也是蓋莊及齊人狩于禚之詩也歷舉威儀技藝之長則其不足者自見頎而長兮言軀幹之壯偉也抑若揚兮言威儀之矜莊也美目而下皆述其善射之狀也目上為名謂張目注視而發矢也方射之時無所用舞舞則運弓謂射耦也射禮王大耦諸侯四耦猶舞倫列馬射者摺三挾一故稱四矢

詩故卷之三終

詩故卷之四

南昌朱謀瑩魯儀甫撰

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武以封同姓魯閔元年齊獻公滅之以與畢萬此詩七篇皆未滅時之詩仲尼何以錄乎魏者舜禹之故都其民俗儉約勤謹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可尚也

葛屨刺褊也何褊乎褊服飾之過儉也禮嫁者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曰文手未成婦也曰左辟曰象掃賈者飾也曰葛屨履霜知服之非其時也曰要之襍之知其裳之敝裂須縫緝也冬服夏屨文執婦功在貧賤可耳貴



倚嗟刺魯莊公也是蓋莊及齊人狩于禚之詩也歷舉威儀技藝之長則其不足者自見頎而長兮言軀幹之壯偉也抑若揚兮言威儀之矜莊也美目而下皆述其善射之狀也目上為名謂張目注視而發矢也方射之時無所用舞舞則運弓謂射耦也射禮王大耦諸侯四耦猶舞倫列馬射者摺三挾一故稱四矢

詩故卷之三終

詩故卷之四

南昌朱謀瑩魯儀甫撰

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武以封同姓魯閔元年齊獻公滅之以與畢萬此詩七篇皆未滅時之詩仲尼何以錄乎魏者舜禹之故都其民俗儉約勤謹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可尚也

葛屨刺褊也何褊乎褊服飾之過儉也禮嫁者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曰文手未成婦也曰左辟曰象掃賈者飾也曰葛屨履霜知服之非其時也曰要之襍之知其裳之敝裂須縫緝也冬服夏屨文執婦功在貧賤可耳貴



者之家則國隨矣左辟者主賓相見主人就東階以辟
尊是揖讓之事非婦初昏之禮也

汾沮洳刺儉也公路掌公之路車者公行王兵車之行刺
者正是一官變文叶韻耳公族則主公之同姓族屬者
以是人而采芣米桑黃菲厥飲食下侵細民之利過於
儉矣莫米望大如訪而赤節節一葉似柳葉而厚有毛
味酢而滑可羹亦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蓬是俗三月
三日采以和粉為餌謂之龍舌耕本草所謂鼠麴者也
桑謂桑其黃謂牛脊

困有梳刺時也魏國榆急不能任賢目就優刺故刺之梳

棘雖非美材苟澗藝得所其木亦可為瓠為矢以除不
祥其實亦可為核以充籩豆魏國雖陋苟得賢人治之
亦當不至侵削今之侵削由不善樹人故也不知我之
憂者乃曰彼所用賢矣子何為是言哉是蓋勿思而已
陔皓孝子行役念父母也魏國介在秦晉迫於徵誅終歲
奔命有往無返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託為內顧之詞以
告哀耳皓此之訓爾雅毛傳互異宜從雅訓可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國勢日危在位者志欲潔身遠亂隱跡
農桑而已行與子還方謂桑者也

伐檀刺貪也非刺貪也父老訓勉子弟之詞也魏人勤於

治生謹於供上父老居常輒以耕稼狩獵之務勉其子弟古將治車必先伐檀以豫其材將勅賦稅之供必先耕稼狩獵是務誠以君子勞心食必兼味非若庶民徒食而已此惟正之供所當急也其忠厚戒謹之風蕭然可訓矣後世說詩者牽于孟子素餐之義大費辭而難通彼孟子斷章取義馬耳何得執以說此乎三百蓋古語百篇勸也左傳曲踊三百曹詩三百赤芻皆同此義胡取禾三百屨兮猶言何所取此強勉盈虛之禾乎

碩鼠刺重斂也國小力微困于誅求民不堪命故託詞碩鼠以道意實與慣通謂慣習也三歲貫汝言始以國家

多故暫重其賦已逾仍而不改今三歲矣殆已習為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所能任乎郭景純言碩鼠頭似兔而尾有毛其色青黃好在田中食粟豆一名胞鼠唐堯故都也周成王以封母弟叔虞是為唐侯叔虞之子變嗣位以南有晉水改國號曰晉仲尼所錄皆晉事也必稱唐存舊封亦以先王遺風之可尚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非刺僖也民俗歲晚務閒相與燕飲而文相儆也蟋蟀八月在宇九月在戶云在堂則戶下矣是黍稷告成之時也物變時移不知老之將至可無聚族類隣曲以燕樂之乎然時不我與母安于逸樂而忘



其職業罷置却顧不至荒淫可耳休休者勤勞之甚思
欲火息也

山有樛刺晉昭公也非刺昭也晉人憂沃之過故爲危言
以諷于昭也昭公嗣文侯而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
爲曲沃桓叔桓叔得晉勢且偏昭晉大夫潘父謀弑昭
而迎桓晉人不聽乃立昭侯之子孝侯焉此蓋有知潘
父之謀者爲是詩以覺悟于昭侯耳樛即刺榆榆則白
粉也栲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榘材可爲弓弩之幹一
名萬歲即今冬青與漆栗皆堅韌之木積數十年乃成
舉是六物者喻死亡在近不復能待其成也

楊之水刺晉昭公也沃有暴宗奪國之謀而昭公不知晉
人賦此以警悟之耳楊之水木之淺而緩者其中白右
易見喻隱謀之彰露也不敢以告人故爲甚密正以告
昭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非刺昭也憂曲沃之益強也椒之爲物
枝強于本及其成實蕃衍本常因之以披喻曲沃之強
盛終當并晉也

綢繆刺晉亂也何所刺刺潘父也三星在天夜之中也中
夜束薪將俟旦而需之賤者之事也於此而有夫絮之
婦來奔彼束薪者不擇義理亦遷受之邂逅相得何其



樂哉賤其行而深惡之故託為此詞

杖杜刺時也此何時衰侯時也衰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陞庭之田於是陞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為曲沃所執陞庭之田蓋衰侯之弟所有者故以杖杜相芘者諷之杜者聚屬實小而酢棘疎葉大行者芘之喻曲沃也獨行躑躅喻衰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陞庭也

羔裘刺時也非刺時也晉翼已亡晉人重去翼也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也我人謂翼也他人則沃也居居安適貌宛宛凋敝也言此羔裘之人於我甚適雖極凋敝我無厭弃之心唯其舊好之難忘耳

鴟羽刺時也何刺乎傷晉亂也昭公之後大亂者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遂其養親之志故賦此詩陸農師言鴟無舌而連蹄性不集木今集木違其性雖罹危苦又以無舌不能哀鳴喻從役者溺于死亡無所控告也

無衣刺晉武公也非刺晉武也刺僖王也曲沃武公始并晉國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因命武公為晉君利于諸侯翼人傷僖王不能正沃之罪顧受賂而封之是以刺也子之衣謂天子之命服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非刺晉武也好賢之詞也晉之好



賢莫如公子重耳所從五臣卒以致霸此蓋公子時作
秋杜生于道周有葉則人趨芘之今徒林然挺立無復
餘葉故行者逝而不顧傷已方處窮困無祿位以致士
也

芘生刺晉獻公也蘇公伐驪戎滅狄霍滅魏伐東山舉
落氏滅夏陽伐潁滅號與虞伐屈以至敗狄于采桑二
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其喪亡戎陳者亦多矣角枕錦
余則卿大夫之室矣貴者且憂死亡况賤士乎芘蘇附
物得遂其生子之所美類從役在外不遑寧止使我常
有此難獨處之嘆何哉怨懟之詞也誰與獨處猶檀弓
所謂誰與哭者倒句法也百歲之後以死相要也歸于
其居居字與夜不叶當是舍字之誤

采芘刺晉獻公也芘草生于下隰茶苦生于平原詩即芘
菁生于園圃三者皆非山中之物今日采于首陽則妄
誕矣然者許諾之詞苟亦無然謂且詳察其偽勿即以
為可信而遽諾之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以附庸之國入為宣王大夫始有車
馬之儀寺人之令還歸秦谷邑人辨見其盛故賦此詩
秦仲既歸畧其名分與國中雄桀之士並坐鼓瑟其下

感激榮遇願得及時運志以効死力不能坐老牖下其悲壯之氣勃乎莫禦秦之所以強者由是夫

駟騶美襄公也襄公以攘西戎之功受平王岐豐八百里地不聞廷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公之嬖子也所從舍者獵狗也以管車而載田犬所尚可知矣孔子錄此蓋譏之非美之也載獫狫駟謂車載獫狫二犬以歇息之非獫狫皆田犬也詩緝稱田犬長喙而短喙者非田犬也毛傳誤耳齊雅所載又後世因毛傳而竄入之者也

小戎美襄公也非獨美也述其用秦俗而變周制也周之出師路車有輿八鸞玲瑯今則易以小戎僕駟不務持重唯便利是求良人賢士驅以即戎不復尚德而唯力是競作者託爲婦人念夫之詞蓋傷王政之不可復矣蒹葭刺襄公也襄公奄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修復先王之政教故作者刺之兼似桂而細高數尺葭即蓋也白露爲霜時之變也蒹葭蒼蒼物未凋也喻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用之耳遂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用非其道猶逆流而上也

終南戒襄公也終南停物雍州之鎮也地土廣大故有條有梅有杞有堂生物悉備君子臨此而有之錦衣狐裘



煥然改觀矣宜其以功德被民壽考不忘也條一名相
即今山楸穆則隋實之梅贊南土所宜者崔靈恩本紀
字作岷山之極北受風不生草木者也堂謂深山平衍
之所隈燠能蕃草木者也舉是四者以明秦地之廣直
被南北耳

黃鳥哀三良也黃鳥今之瑤雀栖止瓦屋者此鳥千百為
羣但集荆棘間交文喧噪若有所語喻秦人聞用三良
殉葬街譚巷議沸騰不息有所驚怖也誰從穆公而下
則其所為譚議之畧矣詩所稱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則
黃鳥也又文黃鳥小雅黃鳥無啄我粟則瑤雀也名雖

同而實異

晨風刺康公也何刺乎刺棄三良也三良見殺賢臣亦相
率而遜世矣晨風鸚也善擊鳩鴿燕雀之屬宛然長鳴
則鳥雀咸匿藏茂林之中所謂為林殿雀者鴿也是已
荀樛六駭苞棣樹榘皆北林之物鳥雀所藏者也晨風
一鳴而諸禽屏迹但見林木而已喻康公殺三良而羣
賢競引去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據已去而言也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託為康公自詰之詞也

無衣刺用兵也非刺也秦用其教變周俗也相要于無事
之日相死于有事之年其好勇輕生尚功負氣至如此



先王之風于是乎熄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非念母也送舅氏重耳入晉也

權輿刺康公也秦所尚者武功所共事者權謀變詐之士於賢人君子宜其見踈薄也夏屋巾簾之設采色者周官染人秋染夏孤乘夏蒙卿乘夏殺檀弓封之若夏屋者是也五色具備謂之夏四簋之食黍稷稻粱也權輿始也者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詩故卷之四終

詩故卷之五

南昌朱謀瑋藝儀甫撰

陳

宛丘刺幽公也始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鳩滿而封之于陳是為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視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之五世而至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度國人刺之然其習俗則有自來矣宛丘之下蓋禱祈之所擊缶擊鼓而舞鸞羽娛神也蓋若孫皓于巫梁武于佛矣

東門之粉疾亂也何所疾疾男女之肆淫也始焉歌舞宛丘以娛神因而男女具集矣既而男女雜沓淫亂之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先王之風于是乎熄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非念母也送舅氏重耳入晉也

權輿刺康公也秦所尚者武功所共事者權謀變詐之士於賢人君子宜其見踈薄也夏屋巾簾之設采色者周官染人秋染夏孤乘夏蒙卿乘夏殺檀弓封之若夏屋者是也五色具備謂之夏四簋之食黍稷稻粱也權輿始也者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詩故卷之四終

詩故卷之五

南昌朱謀瑋藝儀甫撰

陳

宛丘刺幽公也始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鳩滿而封之于陳是為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視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之五世而至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度國人刺之然其習俗則有自來矣宛丘之下蓋禱祈之所擊缶擊鼓而舞鸞羽娛神也蓋若孫皓于巫梁武于佛矣

東門之粉疾亂也何所疾疾男女之肆淫也始焉歌舞宛丘以娛神因而男女具集矣既而男女雜沓淫亂之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肆矣積習生常自寔丘而晏晏于市矣已則男女相狎而相取如聖在野之蔽矣欲成而貽程叔使之慎言耳所謂市者亦非他有市也因南方之原來遊者聚故市肆具集而百貨陳焉今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趕墟是也嚴本訓數謂往遊類數不一而足也

衡門誘僖公也非誘倍也遜世無悶之詞也門之遜者有阿婆堂宇此唯橫木為寄樞之用故曰衡門必本作泝水名也非泉也說文泝水出汝南弋陽岳山東入于淮洋洋水盛貌泝水廣大自有嘉魚可食豈必河之魴鯉而後樂饋取妻可矣豈必齊姜宋子而後適意皆寡欲

無求之詞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何刺乎刺賢而遜世不見用也有衡門之遜而後有是詩焉水經注稱陳城東門內有池水至清潔而不耗竭即此池矣滌者漸也楚人曰滌齊人曰湊麻必漸者使之柔韌可績耳

東門之楊刺時也何所刺之刺淫奔也東門有池固宜楊柳其葉解解而感肺肺然而垂則向春之末迎夏之陽矣游者於此邂逅期以初昏相奔已而明星煌煌負約不至非謂親迎之際女有它志而愆期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不義殺太子免而代



之以亂陳國也墓門隧道之所唯無人焉故棘得而生
之鷄得而萃之佗唯無良師傳故得肆於惡棘之防道
無不斯之理鷄之既萃無不彈之勢以喻佗之弑逆終
必見討悔無所及矣陳人蓋知佗之逆謀已成猶未動
于惡故賦此諷之

防有鶴巢憂諶賊也憂宜公之信讒也味其義非憂宜也
蓋靈公私于夏姬憂其有所間阻也水隄曰防陵胥曰
若鶴巢于木不于防若生于下濕不于丘誰為此言以
備我之所美致生間阻使我勿切而憂乎說文訓隄
為唐中唐謂唐中非覺所也鶴謂綬草亦生下濕非印
之所產也

月出刺好色也何所刺刺靈公也靈公通于夏姬蓋嘗夜
中微行往就之觀國人不我知也使人謂靈公窈窕
愛天紹皆微行潛蔽之狀公欲隱其迹而人顯言之明
微行之不可捨也

林林刺靈公也始馬淫于夏姬猶有愧心故月中微行又
之狎習則車馬擊而就之矣禮義大防既決弑逆之禍
必至故作者直斥其事也

澤陂刺時也非刺也傷泄治之見殺也靈公淫于夏姬洩
冶以為君臣宜活民無效焉靈公殺之澤之有陂以防

漢沃清與荷蘭皆芳潔挺直不屈之物喻浚冶之能以
禮誅君也傷如之何悲其死也寤寐涕泗追惜之也卷
與髮同頤大且卷頤大且儼則方正剛毅之氣可想見
矣

檜姬姓祝融氏後周武王之所封國于漆洧之間後為鄭
武公所并

羔裘大夫以進去其君也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頤之
間子男之國虢郟為大虢叔恃勢郟仲恃險皆有驕倨
怠慢之心加以貪冒皆可取也郟之為郟可知矣羔
裘謂郟大夫狐裘則其君也有所恃而驕慢宜其遭逐

翱翔無微放之心賢者知其必亡故憂而去之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按縞素服喪服矣然而孔子素衣麕
裘許子冠素玉藻君卿大夫素士爵韋冠禮三王共
皮弁素積縞帶素鞵未見素冠素鞵獨為既祥之服也
設果刺不三年胡為舍衰麻齊斬而唯素冠素鞵是思
哉古者平時無事則服素戎事則否是蓋厭苦戎馬者
思得息肩之詞耳棘者急也介冑之士衣裝必急樂樂
猶曰學如拘束之貌也

隰有其楚疾恣也非疾恣也傷郟之垂亡而君不悟也其
楚羊桃枝葉柔弱引蔓草上不能自立喻郟君怠荒徵

說駢至亡國不知自謀也

匪風思周道也非思周道也鄙人偏節王室微弱無所控告追思西周之政不可復得也大風迅發行者適之多至辟易車馬疾驅乘者雖逸多至怔忡今非風發也非車馳也而人心忡忡失常則以亡在旦夕無復有可恃賴耳北方魚火而貴故舉魚以為大吉

曹

蜉蝣刺奢也非刺奢也刺不知所務也曹在禹貢兗州之北漢之濟陰定陶是已青兗之俗工絲枲故齊統魯猶之名滿天下曹處其間習其俗而加工巧烏舉皆衣裳

楚楚以相夸曹小國也不知務農講武而織縞是尚譬諸蜉蝣之羽朝生暮死而已我將何所歸宿乎憂其淪亡之詞也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此物伏柱礎間食木成穴久之生翼掘穴而出千百交飛尋亦墮地而死所謂飛蠅者也摺閱猶言掘穴管子稱掘閱得玉古語云然郭璞陸璣謂蜉蝣為有角甲蟲矣之可嘆者誤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小人尸位君子必見棄矣荷戈役者候人職也三百者勉強之詞以是人而強殺赤帝使備大夫蓋若更始爛羊冒騎都尉事矣晉文公數曹共公不用僂負鞵而來軒者三百人亦左氏誤釋詩義而附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耳鵲之在梁勢必滿首以漁喻小人在位必肆貪殘
安得不遂其所求哉朝雨旣零虹霓西見蒼蔚瑣瑣之
物莫不先黠得遂喻侯人受赤芾之寵也季女婉孌顧
常饑餒喻君子之困窮也

鵲鵲刺不壹也非刺不壹也美公子欣時之壹其德也曹
宣公卒公子負芻弑太子而自立欣時不義之也將出
奔焉國人聞之亦將相率以從負芻懼自告厥罪請留
子臧子臧及而致其邑明年諸侯盟于威執負芻以歸
將立于臧子臧固辭遂奔宋曹人請于晉曰若之何亡
晉國之鎮公子乎晉人反之子臧盡致其邑與卿終身

不仕事具左傳帶用素絲弁用綦玉脚大夫服也其帶
伊絲其弁伊黻著其章也觀其章則知其為子臧矣鵲
鳩結鞠性嗜桑甚月令所謂戴勝降于桑者也始生山
甲數十為羣來集桑上其聲結結鞠鞠此鳥知甚甘美
常在桑間其子則六七遷徙于他樹喻它人或為富貴
移志子臧則守義不變足以正四國也梅也棘也榛也
皆其子所遷之木非謂鵲有七子也

下泉思治也泉在井者謂之下泉易稱井冽寒泉食是也
冽然寒泉宜以食人今顧以浸苞稂之屬費有用之財
養無益之物民窮力困征誅不已由無明王在上慶賞



黜陟以正四國耳故思昔時師伯勞徕四方諸侯有所
忌憚而不敢肆傷今之不然也

幽

七月周公陳王業也周之王業始造于幽無非農桑狩獵
之務衣食厚生之原先事教戒不違其時上以誠撫下
下以誠事上如是而已矣太王之時已自改朔故於十
月而申命之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而建子之月則稱
一之日也倉庚青鳥司啓者也以春分鳴今之百舌鳥
也傳以爲離黃則誤矣采蘋謂采蘋蒿以薦新感雨露
之旣濡而興悲非欲嫁也七月鳴鳴月令所謂仲夏鳴

始鳴又舌無聲者也四月秀萼謂遠志也此草微小而
善廷蔓僅可充藥必舉是者明勾萌庶物至此無不達
也斯螽蟄螽螽雅所謂螽蟴今世所謂蚱蜢者也動股
言躍也莎雞今之絡繹以股鳴者蟋蟀今之促織以翼
鳴者螿蟴今之葡萄幽土所宜者葉大多陰故謂之螿
螿小者曰螿俱佳果也瓜即其瓠壺則苦匏瓜以佐饌
壺以淡水鵝冠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已黍稷重
穋舉黍稷早晚之種言之也禾麻菽麥該五穀而言之
也獻羔祭韭是仲春之禴祭非爲開水也冰以去暑仲
春猶寒何得便用水乎申豐之說亦誤釋詩而附會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耳

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器鳥常覆鳥子而食云撒桑土而網罽靡戶則謂鴟巢矣鴟以喻武庚鳥子以喻管蔡鸛巢則喻王室也思斯其子也勤斯其室也桑土桑根之浮生土固者毛傳訓荼為葑蕀之苕韓詩訓租為積風雨漂搖喻流言之惑成王也予維音嘒嘒正明作詩以貽成王之意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非始征也東征而還勞歸士也岐周在西故謂三監之地為東山楫楫訓父在東三年故云父也蠲蠶屬自能作繭類蠅屈申貌蠲在桑野作繭喻征

夫無家自制寒衣而歸也伊威長角長股背隆而短斑色有文常依室中隈與而生今俗謂之潛豨非鼠婦也熠燿宵行謂螢也夜中見光不見螢故曰熠燿非有所謂如蠶之蟲也鸛善聽視四遠無人乃下取食今鳴于埳虛寂可知非為陰雨非為食蟻也瓜苦苦葉之匏也栗韓詩作溲訓象也親結其絛解其父母所結女子之絛也天一地二數之始也天九地十數之終也陰陽男女配合相成故曰九十其儀

破斧美周公也非美也西歸之士荅東山也隋斧曰斧方釜曰斨斨斨之具唯釜孔異耳釜之有足者曰斨無



足者曰鉢皆炊食之具非鑿屬也錡之為釜既見采蘋
錄雖無訓可以類求夫斧斲錡之厥缺明從役在東
之久也四國謂殷東徐奄燕盈之屬欲匡正之使化于
義國王室也乃今念我勞苦賦詩慰之其恩德亦何大
且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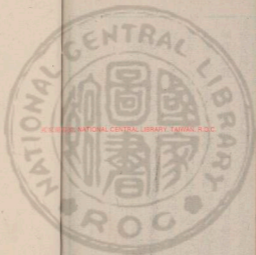
伐柯美周公也非美周公也周公將歸婚詩二公也周公
以邇流言居東二年適有風雷之變成王啓金縢而得
周公請以身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諸史與百執事
而信焉王乃迎公夫金縢之事史與百執事皆得而知
之二公豈不知而待問乎蓋以堅王之信也調劑啓迪
之間二公之力多矣故周公將歸而賦此詒之伐柯伐
柯常用力之勤取妻媿克常調劑之善其則不遠喻已
當與二公同朝互相師法以成治化也筵豆有踐謂得
相聚同燕好也

九罭美周公也非美也東人送周公之詞也周公始避流
言武服即戎至是成王感悟以袞繡上公之服迎之故
曰我觀之子衮衣繡裳故曰是以有衮衣兮託為創見
之詞也九罭魚網之多罭者所以致魚使不得逸也九
罭之末罭鈔喻袞繡上公之服迎周公也所者用力之
詞公歸無所言易於歸也

狼跋夷周公也非徒美也二公答伐柯也狼之爲物大口
細脰每殺一物隨啖而盡一皆聚之胡中纍纍重徐
步而反歸之當其行也常恐跋胡而踰尾以貪殘而致
累耳小人患得患失之憂何以異此周公大不然矣昔
以流言去位無愠容今以上公迎還無喜色東征克亂
之功一切歸之戰士而不自居其度量廣大謙抑恭謹
何如哉赤舄者袞補之一物舉赤舄而袞纈可知焉

詩故卷之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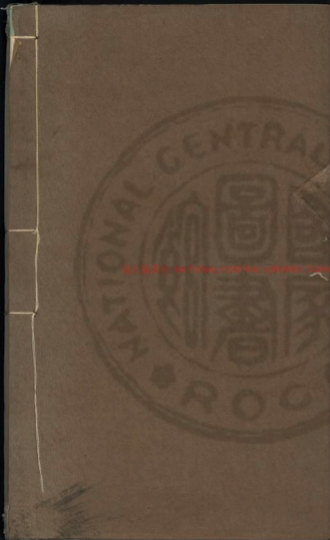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87007 v.3



詩故卷之六

南昌朱謀壻鬱儀甫撰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曰燕羣臣是也曰嘉賓贊詞也燕羣
臣者通上下之情廣咨訪之益何取興于鹿鳴乎鹿性
警而善猜見人必驚顧逸去此云叨啣食草安適可知
喻燕飲之際略成嚴洽歡好通話言去猜忌也猜忌去
話言通德音可得而聞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自遠而來歌此以燕勞之也鹽
本池鹽因風日而成未經煨煉故其性不堅固王事靡



監謬王事理須慎重不敢不堅固也鳥短尾者為雛雛屬之翩翩而壹宿者莫如鳩鴉今鴛鴦也此鳥謹慤有常雖移之遠所猶識故處翩翩來歸喻使臣往而復逐也

皇白者華君遣使臣也皇皇猶煌煌言華之紅白燦爛也方當陽春桃李爛漫景物旖旎萬物各遂其生孰無室家燕婉之好乃今皇皇之華不視于家庭而視于原隰怨曠之情不言可知矣詩人效于體物不盡其詞往往如此善讀詩者自得之

常標燕兄弟也周公既以大義誅管蔡矣恐兄弟之恩由

此遂薄故因燕同姓而歌是詩常標白華終跋一苞數莖子如櫻桃即今郁李詩舉此者喻兄弟同胞而產非它姓比也稟之訓聚原隰哀矣言已死而葬原隰聚土為墳也春令小鳥其性慧黠每雙下取食屢啄屢顧見人必疾鳴飛去其疾鳴者警同羣也兄弟見患相救亦猶此矣恒訟曰鬪務與侮通言兄弟不幸而致恒訟情已乖忤一旦卒有外侮橫加必且同力抗而禦之不覺宿忿之銷矣天性原親故也雖有良朋屈于理勢即欲禦之不可得矣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非燕朋友故舊也燕異姓諸侯之樂

也伐大木者始有丁丁之聲舉大木者乃用許許之力
明致大物非一人可辦治天下國家必求輔相以佐助
之也黃鳥冬營谷中春深乃出性好雙飛其始遷喬必
嚶嚶求友得友乃去喻人可無求其朋友乎以筐箝酒
曰醴酒之不醴安得醴然而衍以喻朋友不求安得成
其好乎故有肥斧肥牡必速諸父諸舅而燕饗之也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以至伐木皆上所以繼其下此篇則
下所歌以答其上也何福不除福日新也以莫不庶福
蕃庶也庶無不宜無拂逆也以莫不興無衰替也以莫
不增無耗損也徧為爾德無異心也人臣將以福祿祝

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公先王以
詠之尊敬之義也

采薇遺戍役也何所戍戍獫狁也獫狁北狄在漢為匈奴
今之北虜韃靼是矣春中往戍至冬始還故首敘薇之
初生終以雨雪霏霏也經常之華即唐棣也召南以興
王姬之車此詩以興君子之車皆喻車飾之繁縟也制
虜莫如車虜地廣漠侵掠無定所戍者馳車為營無有
定在一月三捷防秋之効也豈不日戒待代者也

出車勞還率也南仲其率也毛傳南仲者文王之屬竹
書紀年因附會之然尋考大雅蓋宣王時詩耳簡書者

邊徼告急之書非戒命也嚶嚶草蟲超越阜益秋冬之際也斯薄伐西戎之日也至春而歸則奏績矣

林杜勞遠役也出車以勞其車林杜以勞其士象周德於是乎決于人心矣杜黎成實其葉盡脫杖然而立沃秋之候也其葉萋萋後生則春晚矣明從役之久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非能備禮也蓋還率之答出車也西北土厚水深牛羊多而魚鼈火故燕享者以魚鼈為備物舉所貴也魚具鱗鱗魴鱧與鰕鯉它品之豐可知矣

南陔白華華黍有其義而亡其辭朱仲晦以為三篇有聲而無詞夫無詞安得而有聲三篇之名何自而起乎由唐宗丘由儀三篇皆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燕享通用之樂也錫京北高南下水澤歸南嘉魚集之故單池施馬興君子有酒宜與嘉賓燕樂也宜必江漢丙穴而後有嘉魚哉曰嘉賓曰甘飴上燕下也翩翩者雖蚤然來思喻嘉賓燕已而復燕之如鳩鵲往而復來敬愛無已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南有嘉魚也古者君臣燕飲必賦詩焉或以通其誠或以宣其志故小雅菁莪以前多上下施報之詞此詩五章所



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菜也附地者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李也能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杻也枸椽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耆其取材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也臺茨也菜菜也杞枸杞也栲栳櫟也柎櫟也枸苦楸也或曰枸棋一名栲枸

葵蕭澤及四海也非澤及四海也天子燕諸侯諸侯賦此以致頌禱也蕭蒿屬葉碎細而有香周人煢蕭合殯蕪而杞神尚臭也蕭葉既碎受露為難今曰零露漙兮明燕飲之久夜向深也我心寫兮下清得上達也燕笑語

方霽風嚴也舉處猶言游處振鷺之永終舉韓宣之舉嘉樹訓同也今德壽豈并壽考豈弟言之也已燕則有車馬之錫故曰絳韋沖沖和鸞繼踵

淇露天子燕諸侯也蓋天子答芟蕭之歌也湛露匪陽不晞期燕飲之達曙也露重則豐草俯垂飲在宗室則欲極其醉飽也杞棘葉小而受露夜極深也椅桐之實離離下垂喻諸侯既醉能恭謹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天子賜有功者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今獨稱彤弓舉所貴重者言之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非育材也諸侯答彤弓也莪謂之蘿



似荇蕒而細料香美可餌即今蕒蘿其苗與蒿相似者
荇穢物也以采自中阿故得登于食品喻已有微勞見
知天子得蒙殊寵也錫我百朋謂形弓也楊舟沈浮未
定喻已功罪未審也既見錫予之寵仲之心始獲安
定矣敬慎之詞也古者以貝爲貨貝有五等二貝爲一
朋大貝一朋直錢二百十文牡貝五貝小貝次之不成
貝者不得爲朋故直三文曰百朋者二百貝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尹吉甫北伐而歸宣王燕勞之也焦護
澤名在今陝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太原即今固原
去朔方五百餘里獫狁在其東北則入屬要路當在此

矣李本云然叢仲蓋同吉甫北伐而駮來者

采芑宣王南征也荆蠻負阻自古爲患虞夏之際則有三
苗成湯武丁之世則有荆蠻周公亦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及周之衰復抗王命宣王中興命方叔征之芑菜
陸疏謂似苦菜莖菁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可茹亦可
生食蓋即今之油菜南人布種田間用以腴田者薄言
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采之甚易爲力喻方叔之
征荆蠻不難克也及草曰菑實思稔言正月菑強土二
月可菑美田三月可菑白沙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
麥田知用芑于菑所以爲腴也服其命服蓋若杜預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裳綬帶之意也鷹隼飛薄雲霄下容豪末所獲必得以
喻方叔廟筭先定師不虛祭必制勝也兵法鼓之則進
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全則退今日鉦人伐鼓明有進
而無退也既訊獲讓詰問所獲之衆而差等共罪也

車攻宜王復古也宜王既攘夷狄復修文武之政會諸侯
于東都因田獵而講武馬甫草者畜牧之地周語所謂
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是也搏獸于放圃草之所也放山
在今鄭州滎陽西十有五里會圃有釋諸侯相繼而至
也決拾皆射具決以護右指拾以護左臂柴論文作柴
訓積也謂積所獲之禽也猗讀如綠竹猗猗之猗兩駘

不猗謂斃我馳驅不說遇也破讀如波北方之音也有
聞無聲言但聞金鼓之節制絕無徒御之喧囂軍政肅
然蒐獵之禮於是乎大成誠可謂君子之軍夫

吉日美宣王田也何所田西都之田也大阜者草木隈隩
之所獸所聚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為田除害也害稼
穡者莫甚于鹿豕故田獵獨取之曰鹿鹿曰小豕皆是
物也田而得兒是為大獲徒林之燈青兒之殫皆其比
矣

鴻鴈美宣王也何美乎謂能安集來歸之民也厲王之虐
道路以目榮公專利民命不堪流散于四方者多矣宣



詩經
卷六
王中興勞來而安集之還歸者喜得所而追賦此詩鴻
鴈秋南春北以辟寒暑民自喻也爰及攜孳之也攜孳
可矜之人同歸故里哀其鰥寡孤獨無所恃賴耳凡鳥
遠來栖集必嗷嗷羣鳴若喜得其所也我今作歌非宜
驕矜之意也亦自述其劬勞之苦耳鴻鴈兩物形略相
似第鴻大而鴈小鴻白而鴈蒼古之所謂白鴈今之所
謂天鷲則鴻也漸又取象于鴻飛有行列可知矣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者是也宣王始勤終怠姜后脫
簪珥待罪永巷以納諫此殆姜后之所作乎夜未央未
中夜也又者采蠶之名夜未央未止也夜終晨則漏

盡而將寤矣

河水規宣王也非規宣也諸侯相戒宗周也其時蓋有不
來朝者王將起諸侯之師以伐之受命者賦此以諷諭
將見伐者焉流水朝宗于海喻諸侯當宗王室也肆之
飛揚將有所擊喻宣王將伐有罪也兄弟諸友諸侯相
謂也師之所加國將蹂血誅罰亦不小矣柰何獨無父
母之念乎諷其悔罪入朝禍亂可免也肆之方揚未有
定擊今則率彼中陵擊者有定所矣衆所共聞形之說
言矣汝獨不知所懲乎我之友邦誠能率職來朝則遠
涉旬自而生乎痛悔之詞也

鶴鳴焉宣王也鶴性嗜魚養量進止所取必得方其欲漁之時寂然若寐魚不之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其聲爭自潛藏矣故曰鶴鳴于九臯魚潛任淵喻殺伐之志外形人將震懼而遠去也茂林之下不能無隕獲喻大德者不能無小疵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喻微賤之言亦有時而適用也水所衝盪之級謂之臯云九臯者喻滙岸之高深也鶴以取魚故即彼臯壤耳石謂砂石令解玉者用那砂詳味是詩豈諸侯之答泗水乎抑將料民太原之時乎詩道廣傳弘通不可以序舉之類如此

新父刺宣王也傳稱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為敗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蓋其事也新圻通謂王畿也司馬掌封畿之甲兵故曰圻父瓜牙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者今之衛士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諸虎賁氏今以軍數不足核之以行故曰胡轉子于恤尸典治也為其母主治饗殮知其為獨子無旁兄弟矣獨子違母從征是以其詞甚哀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何刺乎鶴鳴之應也王不納誨賢者懼禍及身故去之駕白駒者自比二王之後示不臣也前二章將去而勉留之後二章已去而懷念之生芻一



東白駒樂得其所也其人如玉執志不回如玉之堅也
黃鳥刺宣王也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于王
室者及其季年政體怠荒禮意衰薄窮困而不遂思返
故國而賦是詩黃鳥謂瑞雀非鵲黃也桑竅竝有實棚
即杼也其實似粟而小祖公賦芋者是也凶年儉歲人
皆采之以充饑託言黃鳥無啄此物留以待我為糧困
極之詞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黃鳥刺薄同姓此詩刺薄異姓諸侯
也昏姻之故謂與王室有甥舅之稱也同朝賓至門尹
除門司里設館舍人執新廩人獻饋以示厚也今皆不
然故以行野蔽鴛為不遂牛羶今之羊羶菜也昔燕燕
根正白可熱燉療饑高讀如通異韻如寔成誠通實也
實其軀哲富足而遠我亦直好新作異而已論語齊景
公善所引斷章取義耳

斯干宣王考室也雅自析父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幽未
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斯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
首以兄弟相好致祝魯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
并祝其生育之善且成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
殷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錄于此秩秩斯干堂
基崇尚階級以次而上若犯險也幽幽南山南見翠微

之山依希難審也竹瓦喻堂基之堅固松茂喻南山之
常青古公作岐百堵皆與此亦百堵不欲遺修故曰似
續妣祖室西南隅謂之與常患其閤梁室之時於其所
置戶牖焉故曰西南其戶如鳥斯革華者疾也謂棟宇
之制如征鳥厲疾盤于雲中高且平也如翬斯飛謂丹
彩之飾如文雉奮翼煥乎其有章也堂以構室垣以繕
堂故曰君子攸躋殖殖深遠有容之貌覺明爽也庭制
深遠有容楹則明爽通光喻喻猶快快爽塏之意也正
謂正寢即路寢也冥謂與交則室中也夫人謂太卜掌
三夢之法者周禮赤璋以禮南方弄之以璋南面之象
也楊字韓詩作檣小兒被名也男子生衣而裳之出其
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則衣以襦被并手足而裹之示
其無外務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考室考牧篇次聯絡蓋亦成王時詩世
道基隆生息蕃庶故史氏述之爾雅牛之屬黑脊曰犛
黑脊曰抽黑耳曰犛黑腹曰牧黑腳曰犛今獨舉一犛
至于九十其餘可類推矣三十雜物則抽犛牧犛之物
也周人尚駢物至三十駢其備矣以薪以蒸游牧也以
雖以雜別羣也皆牧法也賈思謏言牧羊者須緩驅游
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十羊二瓶瓶少則不孕羝

多則亂羣不孕必瘦瘦則經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稔不讓故曰矜矜兢兢非堅強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牛羊既休牧人安寢明旦則以夢告于王王使太卜占之一國之衆非衆也乃魚也是乃豐年之兆也郊野龜蛇之旒非旒也乃烏巢之旒也是蓋室家蕃息之兆也即一牧豎之夢孜孜馬卜以求之矧賢人君子之言乎此周室所以得人而國祚所以靈長也

詩故卷之六終

詩故卷之七

小雅

南昌朱謀壘鬱儀甫撰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何所刺之刺不平也曰尹氏大師託詞之婉也何以不平尊寵姻亞斥遠君子為政偏頗不均平也曰不平曰國均曰式夷曰不儻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今也不均不平王道其謂何哉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言南山雖極崇高然有石為階級可履而登其上也師尹不均不平民畏其威卒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故我

多則亂羣不孕必瘦瘦則經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稔不讓故曰矜矜兢兢非堅強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牛羊既休牧人安寢明旦則以夢告于王王使太卜占之一國之衆非衆也乃魚也是乃豐年之兆也郊野龜蛇之旒非旒也乃烏巢之旒也是蓋室家蕃息之兆也即一牧豎之夢孜孜馬卜以求之矧賢人君子之言乎此周室所以得人而國祚所以靈長也

詩故卷之六終

詩故卷之七

小雅

南昌朱謀瑋鬱儀甫撰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何所刺之刺不平也曰尹氏大師託詞之婉也何以不平尊寵姻亞斥遠君子為政偏頗不均平也曰不平曰國均曰式夷曰不儻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今也不均不平王道其謂何哉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言南山雖極崇高然有石為階級可履而登其上也師尹不均不平民畏其威卒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故我

託詩以諷刺之也有實其於實字蓋說當作有石其倚
言山石倚倚接引登處之人也方茂爾惡相爾牙矣謂
幽王亦有加惡怒于小人之時若已將加矛戟其身矣
然而包承之巧足以自解是以小人終不可去也小人
不去君子不得而進矣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非大夫之刺也蓋申后太子之詞也
曰念我獨兮哀我小心曰是以有侮曰民之無辜并其
臣僕曰赫赫宗周褒似滅之是非並后匹嫡榮枯異等
哀痛慘怛者能為是言乎申侯大政謀攻幽王有成約
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之說言亦孔之將此詩褒

如殲之以上八章章各八句語意已盡終其永懷以下
五章疑是錯簡于此以章皆六句不倫故也正月周之
正月建子之月也繁霜猶易所謂履霜憂在堅冰者也
因其有悔故怨毒生焉此召禍之本也瞻彼中林侯薪
侯蒸謂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唯待斬伐而已喻周
民死亡之迫也山本崇高今謂正如岡陵之卑可跨而
越也以喻王室大亂可處而亡也如此說言可不知所
懲乎局天踏地畏禍也胡為虺蜴搆亂者也天天是赫
赫豈傳引作天天與周南天天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
貧困不養遂極喪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何刺之刺其任皇父以卿士也輔相非人故災異迭見而一小人在位羣邪附之及其阝危稱迫則又請城私邑徙民以實之唐志周正十月辛卯日食在幽王之六年鄭箋以為厲王者誤也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彼月而微謂九月之望也此日而微則辛卯之朔也向在東都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陘是也去西都千里而遙皇父恃寵蒞城規避戎禍土木繁興徙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此詩

兩无正大夫刺幽王也曰兩无正字之誤也詩三百咸即

詩語而名篇或取諸首開雕鵲巢之類是也或取諸終騶虞雅興之類是也或即篇中而取之庭燎巧言之類也或即其人與其事而命之巷伯齊級之類也或篇名偶同而分別之小明大明小旻召旻之類是也因是而求則大雅必有大宛大弁之篇今則亡矣曰常武者奮武之謠也曰兩无正者正大夫之謠也此即篇中之語命篇耳劉元城乃欲益以兩无其極傷我稼穡何其謬哉是蓋齊御之臣所作故曰曾我誓御帶帶日率夫正大夫以暨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皆相率去位而違亂矣我欲勉留使還王都則拒我曰予已未有室家在此矣



泣血鼠竄無非疾苦之言也則詰之曰昔爾由王都而出居誰為爾作室乎昔既能作于彼今亦可作于此何得以無室而拒我哉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曰小旻者小雅旻天之篇也何以刺乎刺謀國者顛倒是非辨至覆亡也幽王在位僅十一年詩以刺之者不一而足由夫婦父子之間大倫已斁設心處慮又何足觀此所謂謀亦黜申后廢褒姒廢宜臼立伯服事耳國有大事雖集眾廷議亦唯回遁是從通言是懿公論終莫遂也舍哲謀肅艾之士而唯小人是從將如流泉之決不復可收相與淪陷而已暴虎馮河固危道也謀之不善敗國亡家其禍尤烈故我用憂懼如臨淵履水焉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非刺宣也次在小旻小弁之間知亦幽王時詩也味其詞則兄弟相戒毋荒于酒教子義方求以免禍也鳴鳩古曰博菽今日郭公季春始鳴旦暮刺天而飛未嘗栖止月令鳴鳩拂其羽者是也鷹化為鳩蓋即此物來鳴鳩者明惡鳥化而為善喻人性無不可化之理也故曰念昔先人明發不寐寃於進修無忝爾祖可矣飲酒溫克進修之一事也各敬爾儀舉全德而言也菽萁善拆采菽者必乘晨露未晞之時則無遺



脫喻教育者之宜早也蝶產卵于空穴之中必取桑
蟲以纏之喻教子者宜擇所師也吞令警悟兩相覺察
唯恐或蹈畢弋喻兄弟砥礪以德未克禍也柔扈戴勝
即今鸚鵡其性嗜肉又名竊脂率場啄粟違其性矣人
不養之以學則天性謬戾勢必陷于刑辟卜以求免不
亦晚乎程粟出卜細民事也管子稱庶神不格守龜不
兆程粟而筮者屢中是已末章集木臨谷之戒正成德
之事

小弁刺幽王也魏刺之太子之傅刺之也懿斯鸚鵡似鳥
小而多羣廢下自性不反哺好食禾麥即今所謂寒鴉

也首上有毛卓起如弁故曰弁彼譽斯詩言譽斯多羣
猶得叢食田野朝往夕還提提自適以喻小人冗食于
園者甚不火也我何獨見斥逐而失所乎取取周道人
所共由今則盡為茂草喻王廢弁憂倫之道不行也桑
梓大葉多陰行者多趨其下以自莖若鞠躬然喻幽王
獨不莖其子也鳴蜩依柳萑葦依澗異類相恃以為命
我獨流離失所以憂至不寐也鹿見逐則疾走然必
數數反顧以俟其類雉羣集則分蹙然必催催朝鳴以
求其雌物各念族類也今王獨如病木無復枝幹可持
矣何以自立哉兔之投人人或脫之死於道路人或墜

之皆倘隱不忍之心所感也王心忝何獨忍至此乎

巧言刺幽王也何所刺疾謔也小弁志在感悟其親故微及信謔而已此則太子已廢追疾謔人而詰責之所謂謔人蓋褒姒也呼昊天而及父母知處父子之間也君子屢盟蓋與褒姒定盟約立其子也廢置大事安危攸繁如作寢廟者經營非一日定大猷者聚議非一人我之見廢我忖知其故矣由布置之術審造勝之謀深也荏染柔木太子自喻也往來行言喻謔也河濱土跡善韻彼何人而居河濱喻善陷人者也無奉無勇知非又天也既微且慙賤而惡之之詞也居徒幾何明其處祗席間無多人也皆序褒姒也幽王廢嫡立庶嬖妾黜后以致父子相謀宗社覆滅自古禍亂莫甚于此仲尼錄詩不一而足厥有由哉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按左傳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

是蘇公被讒夫國當在平桓之際矣

巷伯刺幽王也巷即永巷宮中道也巷伯者寺人之長篇內所稱寺人孟子者也寺人親近宮掖目擊褒姒之讒申后太子之廢故推本其集小過以成大釁如萋斐小文而成貝錦也天文箕主口舌以喻讒者騎人指褒姒

勞人指申后暨太子呼蒼天使視之不平甚矣投諸豺
虎有比而不受下所共惡也投畀有昊則謂大地無所
復容矣楊園卑濕唯宜楊柳畝丘高畝可藝黍稷地有
高下故所藝有貴賤然楊園所植之物猗猗而長喻寺
人雖賤言偶有中也不內諛如是在朝君子可不圖所以
拯救之乎

谷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朋友相弃而相怨也春氣上升
風自谷出謂之谷風草木乘此發生然其作也必繼之
以陰雨甚則奮迅振掉傷殘草木者有之矣顧彼發生
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汝有患難恐懼則依據于我今

者既安且寧遂以小怨而遂弃我如遺乎

藜藿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孝子見放逐者所作也我一名
藜即今蔣蘿菜之小而香者孝子自喻其幼時嘗見惶
愛如我也今者憎而見逐不啻若蒿之惡矣不敢怨望
猶曰父母生我劬勞孝子不忍斥言也餅馨疊耻喻子
以不才放逐亦貽父母之辱也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放
逐在外無所依託也山高則多悲風人情危苦則多悲
歎故以南山飄風悲厲喻已違養之苦凡民莫不善於
事親我獨何故不善致不得終其養哉墨酒具也餅汲
具也餅汲干井以濯盥餅流則疊無以潔故蒙耻耳

詩經

七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需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
 也甚於食之薄者棘七物之微者言往昔朝周資斧之具
 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目而擊之今唯貨賄是責
 勞役是供疲于奔命大異曠昔矣所以懸顧周道而出涕也
 王子晉曰古之君子其行至強委積施關道而無限百姓悅
 之相將遠來視道如尺周道如砥之謂也獲薪想蘇也蘇草刈
 而束之浸則腐敗喻小國單薄不堪過誅也仰視天漢呼天
 告困也跋彼織女之七襄求天伐之輪布帛也所謂終日七
 襄者敏于織也古布帛匹長四十尺漢詩五日織一匹夫人
 故言遲七襄者

成七尺也織女既不能代我之織牽牛不能代我轉輪南箕不能代我簸粟北牛不能代我挹酒我困終不可支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大東者東國困于征輸也四月者南國困于征輸也周正唯魯用之它國不能盡然故稱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耳觀江漢滔滔知其為南國也盡瘁以事知其困征輸也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零入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薇蕨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豔陽我願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復須臾之歡矣利梅來者蹠也嘉草以喻利征輸者困苦良民也泉木



數汲則入而濁又之泉至而復清我力既屈豈有可伸之期乎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何刺乎刺為政者役使之不均也曰士子者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也北山極北之山苦寒之地胡虜域也把謂柯允今耳肅之把最多疑即其所也曰四牡彭彭旅力方剛知防秋于北也把實成于秋暮者也

無將入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非此之謂也周室大亂番欲救亡君子憂之無可奈何之詞也所謂百憂即兔爰之百罹百憂百凶也將負載之車者塵必及人思百憂者憂必傷人由禍亂已成勢不可救徒增鬱結而已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非悔仕也蓋賢大夫被讒見放之詞也芄野則所放之地也淮南子言禽獸有芄又稱虎豹有芄草野芄有芄者則知芄野非後人境矣穆天子所謂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鳥鵠與處是已載離寒暑經兩歲也念彼共人在朝共事之臣也畏此罪罟王未予環也嗟爾君子讒已者也靖共爾位謨以義也正直則神福之百祥矣欲其改前愆也不忿怒而顧教誨之忠厚至矣

鼓鍾刺憂王也非刺幽也蓋記徐夷偃王借亂之事也大



雅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鋪敦淮濱仍執醜虜宣王之
世淮夷徐子嘗拒王命矣韓非稱徐偃王處漢東地方
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荆文王滅之淮
南馮烈則稱陸地朝徐偃王者三十二國楚莊王滅之
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王之世矣曰鼓鐘曰伐鼗謂樂
宮室城隍之舉也曰琴瑟曰笙磬曰雅南謂其常用周
樂也君子聞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凝碧池頭
秦管絃之感同是感矣

詩故卷之七終

詩故卷之八

小雅

南昌朱謙堉變儀甫撰

楚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實幽雅也后稷教民稼穡至于
古公亶父世修其業以身率民此蓋序其治公田以供
祭享之事也祭必先禘盛與酒醴非藝黍稷則黍盛酒
醴何所從出哉楚楚整勅貌茨謂編茅茨以覆田舍非
茨藜也抽棘以爲田舍之藩非除蒺藜與棘也自昔爲
此田舍正以藝黍稷故耳記稱大夫濟濟士跲跲此云
濟濟跲跲知幽公之祭先公也近火而熟者謂之燔遠



雅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鋪敦淮濱仍執醜虜宣王之
世淮夷徐子嘗拒王命矣韓非稱徐偃王處漢東地方
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荆文王滅之淮
南馮烈則稱陸地朝徐偃王者三十二國楚莊王滅之
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王之世矣曰鼓鐘曰伐磬謂築
宮室城隍之舉也曰琴瑟曰笙磬曰雅南謂其常用周
樂也君子聞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凝碧池頭
秦管絃之感同是感矣

詩故卷之七終

詩故卷之八

小雅

南昌朱謙堉變儀甫撰

楚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實幽雅也后稷教民稼穡至于
古公亶父世修其業以身率民此蓋序其治公田以供
祭享之事也祭必先禋盛與酒醴非藝黍稷則黍盛酒
醴何所從出哉楚楚整勅貌茨謂編茅茨以覆田舍非
茨藜也抽棘以爲田舍之藩非除蒺藜與棘也自昔爲
此田舍正以藝黍稷故耳記稱大夫濟濟士跼跼此云
濟濟踴踴知幽公之祭先公也近火而熟者謂之燔遠



大而然者謂之爓所燔者肉也所爓者肝也神保者先祖神靈之所保蓋攝尸者之嘉號我孔熯矣熯之訓敬毛傳為優也說文訓熯為乾亦君子終日乾乾之意耳如幾者如所幾望也如式者如所擬度也是皆百福之資孝孫者也降福既已齊備又且稷速而不遲既已匡其所不逮又且勅其所未戒極億萬年而無替廢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非刺幽也亦幽雅也是故因祭祀而推原爓盛所自出此詩則因力田而成祭享之禮也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謂后稷教民稼穡夏禹表南山而封之有邵子孫世修其業因其原隰高下而疆理之盡地利

矣又後上協天時雨雪霑足故得黍稷或或然盛也火牢饋食之禮宿尸之明主人朝服視殺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陳鼎于羊豕之西升鼎以及腸既實典司宮筵于與祝設几于筵上主人出迎禹今日取其血膏則視殺以至迎禹時事也

甫田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先公勸農之詩也甫田大田也孫無捷言北方謂麥田曰小田種黍稷者曰大田方里而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一井之地為田九百畝一邑為田三千六百畝一丘為田一萬四千四百畝一甸為田五萬七千六百畝一縣為田二

十三萬一千畝取十千畝一縣而言十萬而取萬是
微法也介者間也勸農之賑相其秀民而進之語使就
學也北方地高火水常苦干旱故祈甘雨

大田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農夫答甫田之詞也螟即螟蛉
之蟻食葉青蟲也勝說文作螿蓋螟類之尤大者蠹賊
謂蝗也螟螿自内生蠹賊自外至滄與豔同謂陰氣之
蔽日者與雨呂覽漢志並作興雲祁祁舒徐貌韓奕所
謂祁祁如雲是已雨我公田則雲者為雨矣雲可古興
雨則降矣云興雨者誤也

贈彼洛矣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成康之世避于東都之
詩也為其時莫可必故次于幽雅之後以著王業由先
公務農而後成也天子出廵必因狩獵講武故曰韎韜
有奭以作六師起狩東都諸侯畢會方國道里遠近均
平故曰洛水泱泱謂得中央之勢也此朝會諸侯之所
作故曰福祿如茨君子萬年詞兼頌禱有如此如茨謂
福祿比密如屋之覆茨無所漏也韜者赤色韜者韋韜
戎事之服鄆陵之戰楚子所謂韜韋之跗注者是也

棠棠者華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答贈彼洛矣之詞也
棠棠者華謂華之繁盛好下垂者疑即今所謂棣棠迎
春柳之類以其好下垂故曰棠棠其葉光澤故曰韜焉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華正祝則黃履視則白故曰或黃或白喻諸侯恭敬有光儀也白馬黑馬曰駘夏后氏所尚之馬謂杞子也杞宋者夏商之後舉祀以該諸侯耳左之左之無不宜之謂諸侯率職來朝唯王命之是聽也

桑扈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諸侯時見于天子天子燕之之詞也桑扈獻勝季春來降于桑文交聲鳴應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營與登通謂其毛羽尤澤非文章之說也不城不難謂其恭儉有飾不難于不城歛也引兕觥而醕旨酒常思桑扈以將之未嘗有驕傲之色此萬福所以不求而自至

蒼蒼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諸侯蒼桑扈之詞也蒼蒼之鳥文翼並栖羅者往往一舉而兩得之以喻王之福祿輻赫不偏至也古者四馬駕一車謂之一乘故曰乘馬云乘馬在殿喻王福祿之備具也

頰弁諸公刺幽王也非刺幽也王者燕親戚諸侯而諸侯歌其事也周禮玄冠以燕羣臣皮弁以燕兄弟頰許氏說文作規即古規字規為圓者弁之貌也葛與猶言猗與那與狀女蘿之輕眇也女蘿輕眇而託松栢喻已得託親戚于王也雨雪維霰班白之喻也因頰頰弁覺華髮之在首知老死之漸至典禮有常期燕私有紀極難



兄弟錫舅之客親不能數數與言笑也今日之飲王故
欲極其歡耳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荅頰弁也車特輪以
運輸特軸以立軸特帶以進止帶者車軸兩頭上所關
鐵也車臺間隔有聲語其遠來之勞憊季女婉變語其
威儀之謹嚴及既相接莫非德音匪但慰我饑渴而已
卽是勞苦謹嚴已當燕勞之况復德音之好友乎鸞雉
屬之最從者尾長六尺武人用以挿冠示勇健也鷩集
平林喻其有武備也令德來教語其有文事也山脊曰
岡大陸曰阜柞木堅至宜阜者也今陝高岡而柞柞新
喻希有之觀也高山仰止喻其德可師法也景行行止
語其順大道也爾若四牡六轡數肯來此以慰我心又
何老死之足憂乎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諷王勿近小人也蠅類有
二一青一蒼蒼蠅能乳卵于俎豆中青蠅唯善汚黷潔
白之物營營青蠅鳴飛求入之貌語此語白為黑之蠅
當驅而遠之使止樊籬榛棘間可也若使近人則必汚
穢飲食變白為黑矣其讒譖之言寧足聽乎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非刺時也燕大賓客歌此以誨
荒于酒者使之進德也酒之為物亂性靈助凶德益疾

病長嗜飲者也故禹鑿旨酒湯或其酒文誥彝酒先生
制禮一獻之間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所以
備酒禍也鄉射揖讓而升下而飲以酒示罰也此言登
彼有的以祈爾爾明不以飲為榮也三爵不識矧敢多
又約飲之至也筮舞一章內有丞術烈祖子孫其燕之
語與射侯祈爵似非倫類疑是由儀等詩逸篇因句法
偶同竄入于此

魚藻刺幽王也非刺幽也朱仲晦所謂天子燕諸侯而諸
侯美天子之詩也萍藻者魚之所芘網罟之所不加處
也故水靜止則萍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嘯波數見其

首數掉其尾至逸樂也喻已奉戴王政各得其所侍燕

樂于鑄京馬

采芣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蒼魚藻也古者燕享之禮
必賦詩道意叔孫穆叔所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四牡君
所以勞使臣也是詩之用于燕也秦穆公燕晉公子重
耳賦采芣公子賦采芣是采芣之為天子命諸侯以命
服之樂也采芣者懼或遺失必盛之以筐宮諸侯來朝
禮或簡禮必錫之以車馬章服檻泉泉之阻于石檻簾
涉有聲若盛栗然者喻車聲鳴雪而來響不輟也柞木

枝幹繁盛其性堅韌足以相載非若他木柔脆枝未大則披其本矣喻諸侯秉德守禮鎮撫王室而能來朝不驕蹇也綈繹皆維舟之索大曰繹小者曰繹舟有大有小故繫維之具亦有紳有繹喻諸侯五等有崇有卑而齊子之與有厚有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厲王時詩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稱伯父叔父稱兄弟於異姓則稱舅父稱昏媾此蓋厲王時屬諸侯之詞角弓堅勁強恒外向引而內其弭則足以威遠李喻兄弟昏媾之國易以疎遠聯而親之則足以威不庭也綈繹有俗言能相容忍也交相

為廢言能相齟齬也相怨一方兄弟乖戾出亡在外也求其禍端非有太故祗以卮酒未讓而生瞋恨耳甚言怨不在大也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數反顧恐其失路也王為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如恣口腹而飲食則有醉飽之失矣由其不顧後患故也釋即嬖也亦名沐猴人或羈縲之以為弄具孫善升木不待教而能如以塗附於塗理勢必墜喻人情難合而易離貴乎聯屬者之有道則小人斯附屬之矣雨雪見日則消喻薄道之難自久也莫肯下遺謂王不肯下撫親戚也式居妻驢謂屢用驕於自居也戎狄貪而無親今王用其道故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用憂

芟柳刺幽王也按楚世家夷王之時王室始微諸侯相伐
熊渠與其三子皆僭稱王及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
遂去其號強楚畏厲如此則它諸侯可知矣是蓋厲王
時詩也芟柳喻王室本以芟覆為德今則暴虐甚可憂
悼不敢往朝懼其誅求無極也踴蹶變作悼於義乃通
鳥雖高飛傳天而止王心貪狠不知所極若或往朝但
有凶危可矜之禍而已相戒之甚也蓋有角弓之諷而
後有芟柳之詩矣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非刺衣服無常也蓋厲王暴

虐而流死于幾周室無王禮樂崩壞文物墜失君子傷
焉因思昔日都邑之盛也黃衣狐裘諸侯之服行歸于
周自其國來朝于王也諸侯來王萬民是則無不宗周
矣臺笠繡撮羅氏之冠也素錦綢杠旂幟之竿也羅氏
天子掌鳥獸者也諸侯之貢成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
也綢直如髮旂徽之密以喻車服之盛也舉臺笠以言
諸侯之來貢舉綢杠以言諸侯之女之來嬪充耳琇實
公卿之服也謂之尹媾公卿之女也尹即吉甫之先姑
即蹇父之先以衣涉水曰厲垂帶而厲謂庶士也旂膏
澤則卷髮如簪謂庶女也未章申言士女之容儀以括



前四章不盡之意

禾稌刺怨曠也非刺也召伯勞南行之士也前二章代其妻述未歸時事後二章則述已歸時事予髮曲局語不齊沐也六日不啓諱不盥浴也古者五日則燂湯請浴故曰五日為期心有所懷故六日不啓耳詹與姑通即燂字也數方綸絕以職其勞親愛之意也

黍苗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南行之士蒼禾稌也召伯營謝事具大雅裕高之篇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即所謂微中伯土疆以峙其楨也因其篇章短小故附之小雅

隰桑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惜賢者之遯世也桑以劍器宜植宅畔今云隰桑則處下隰之地去人遠矣以其不復見采故深歎惜之我君得見是人樂可知已末章設為自詰之詞言心既誠愛此賢何不以告其君使徵聘之典行徒中心藏此誠愛何日忘之乎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所謂幽后則褒姒也此蓋申后見廢之後所作菅茅雖無絲麻之美亦有纏束之用王獨弁我曹二物之不若矣又言菅茅雖賤均受雨露之澤天步無微不至若甚艱矣王澤何獨偏乎水性皆趨東南今以稻田需澤激池水使之比流喻惠澤之曲施于物也王心獨不然矣桑木堅韌宜車今用為薪枉其材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鬻已充廢非理也鼓鏡開外明已之枉天下共聞也鬻
惡而貪以喻褒奴鶴素而廉以自喻也駕夫雖雄一德
死不相背王顧二三其德矣乘石巍然數級高與車等
王者履之以升車此云扁石卑薄之石也豈足履乎喻
褒奴之卑賤不足寵也

絲蠻微臣刺亂也周之盛時每有遣使往還必宴勞之四
牡皇華出車扶柱所以作也及其衰也士之從役者則
憚道遠而飲食是憂大夫之所然者瓠葉與兔百而已
禮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說曰絲蠻夫菜菴之食已至薄矣今

乃至烹瓠葉則尤薄惡不中食也禮有兔爰兔醢不聞
兔首今乃至用兔首饗賓荒簡甚矣典禮廢墜故也

漸漸之石下園刺幽王也武人東征小序以為征荆舒也
漸漸之石蓋積石孟門之險東征所由出也獫豸四蹄
皆白性好負塗故其白常隱今以行潦滌其污泥故見
濡之不暇何心制敵哉在上者能恤人勞苦而慰拊之
則在下者忘其勞苦此詩自述勞苦則在上者不能恤
拊其下可知矣

蒼之華大夫閔時也何閔乎閔西周之將亡也蒼華蔓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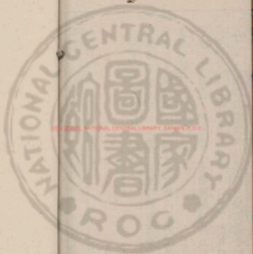


直上一名陵霄其華紫赤將落則色變而黃今曰其
黃矣將落之候喻周室亂極勢必亡也羊墳其首山無
草也三皇在留水無魚也人食鮮鮑饑饉甚也天下將
亂必先饑饉而後戎馬是生馬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幽王之世鮮所征伐此蓋王悅
藁歎數米烽火以召諸侯之師至則無寇而罷故諸侯
之見彼者怨苦之而賦此詩

詩故卷之八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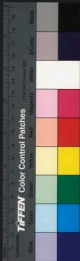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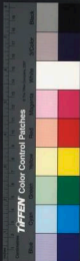
2025 08 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0028 v.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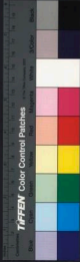


詩故卷之九

大雅

南昌朱謀壘鬱儀甫撰

文王篇者文王受命作周也非受命作周也周公相成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因述文德以訓于王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之先公盛德莫如文王故宗祀之曰魯臺曰穆穆曰緝熙敬止皆其德之著見者唯其有是盛德故大命集于有周而其孫子光有天下濟濟多士為之楨幹商之孫子咸來臣服而助祭于廟庭焉蓋殷未喪天下時亦嘗以其祖之有德者配天矣今既改



命則配天者文王矣天命可不畏哉可不虞度其子奪之際哉然而上天之事無祭與可求矧儀刑乎唯當儀刑文王之德則萬邦咸信而奉戴之天命常在我矣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言上帝敷錫大命以顯文王之德故孫子世受真福也裸將謂靜濯也之事比音重濁故讀濯為裸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非此之謂也是詩蓋述武王伐商之事推本受天命則由王季文王之德也王季太任維德之行故能生此文王文王厥德不回又娶太姒是以篤生武王乃有伐商之事也調適得宜之

謂覺武王應天順人而伐紂故曰覺伐大商矢誓也謂誓師也雜于侯與三語即誓辭也涼韓詩作亮訓相也謂師尚父實相佐武王成克商之功也古者兩君相見則歌大明蓋欲其知周德之有自使畏天命而述職耳絲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非此之謂也蓋周公相成王追王太王祀以天子之禮而述其造周之事以明當王之意也所謂太王者古公亶父是也太王自幽為狄所逼避而之岐疆理土田營建宮室城邑以完制度以備即其勢力足以克復鸞物雪前日之愠然猶與狄通其聘問待時乃舉故四郊之柝械旣拔征伐之道路亦開混



夷憚其報復不俟驅逐一皆遠遷維喙息之不服也此
詩八章太王之事已具末又舉文王虞芮之訟似不相
屬疑他篇之錯簡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此蓋周公追述其事故稱辟王稱周
王壽考首言棫樸小材祇供薪爨語奔走使令之臣也
繼稱髦士奉璋則賢偶進矣繼言六師及之則得人益
衆矣水氣至薄積而為雲漢猶能為章于天周王壽考
德教人人深矣寔能不興起此多士乎金玉必遺琢之
乃復見實人材必教育之乃後成德此文王勉勉設教
唯以綱紀四方而已

早麓受祖也是蓋王用享于岐山之詩也何以言之曰清
酒曰騂牡曰于祿曰神所勞矣皆享事也曰早麓知大
零也因零而享故曰求福不回曰鸞飛曰魚躍言精誠
之格于上下也錄是詩者著勤民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此周公述文王之德而推本其所生
之母能孝能慈教之有自故在宗則能順事于先公處
家則能儀刑于妻子在宮則離離以和在廟則肅肅以
敬不顯亦臨不媿屋漏也無射亦保檢身若不及也無
射非無厭也謂無間隙之失如律中之无射也有是德
矣故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蓋其性與天合不必聞之傳

師而自中法式不必資之諫諍而自入道義所謂戎疾
大可疾惡者蓋謂紂也所謂烈假猶易稱王假有家之
假勿烈所假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言文王智力足以
殄絕紂命則以畏天之故不即殄之身受諸侯之朝顧
又率諸侯以事紂而人不敢取議之其敦德躬行有如
此故成人小子莫不是則是微一皆行古之道而得美
俊之譽也

皇矣美周也非美周也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本太
伯王季允謙以至于王文也周自后稷封郇歷夏商二代
千有餘年而得文王中間自郇窳幽自幽遷岐皆在西

比故曰乃春西顧此維與宅謂岐周也帝已作邦于岐
向非太伯能讓則文王何能光有大業故太伯之謙實
能篤厚周家之慶也上帝省之者謂為老謂求老成之
國而式用以廓清其亂乃授周以西土也車輿載路周
頌所謂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時授猶言判渙愈而後
時之義也款美則汲汲而先事矣謂不後不先適當可
伐之機也聲色孟子所謂聲音笑貌是也言執玄德而
化驗若神不以聲色為大也夏謂染采以飾外華謂聲
皮以燭揅不以夏華為長明其誠實無偽也

靈臺民始附也非民始附也文王為靈臺以望氛祲察災



祥因爲辟雍而作樂章以肄習其間也毛傳但言罍爲
魚屬陸疏乃云罍皮可以冒鼓愚按八音之革原用牛
革而罍皮之鼓似非先王正樂當闕其疑

下武繼文也武王克商放牛休馬載耒耜矢故周公述其
事而作是詩下武謂以武功爲下明周家世尚文德也
三后之神以文德在天故武王偃武修文于鎬京以配
對之永言配命謂恒以配對天命爲言而成王者中子
之德也能成其子則下國是徵矣乎下國者莫大于孝
思天下諸侯所以愛戴于王一人應以類德者由武王
能嗣祖考未卒之業而定天下也凡此孝思不唯昭此

嗣服亦將昭之方來使繼祖武于萬年矣受天之祐四
方來賀藩屏以佐周室至于萬年豈不同其久遠哉

文王有聲繼伐也言功伐之能相繼也文始治岐義閭宣
昭四國來朝則以道路險遠艱于往來故自岐遷豐以
求安定示大業之垂成及武王克商撫有天下蓋廣其
都會之所自豐遷鎬以詒子孫于安皆大君之淵謀也
蓋岐在今陝西之鳳翔豐在今陝西之西安豐鎬相去
二十五里而岐山則在豐鎬之西三百餘里矣

生民尊祖也何以尊祖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
推本其受命之祥與樹藝稼穡之功也姜嫄者帝嚳之

世妃夜帝祈于郊禱其精誠效于感神故曰履帝武敏
款俗儒誤釋遂謂見大人迹而履其拇妄誕甚矣羅願
稱羊生六月為犖七月為奎先生如奎蓋不俟十月之
滿而先生故曰載震載夙語先期也大戴記稱陸終之
妻女墮孕三年而始男啓其左脅六人出焉昆吾參胡
彭祖鄒人曹姓芋姓是已古先賢聖之產多異常人而
后稷特無它異故曰不圻不副所以顯赫其靈者實上
帝安寧之將欲使樹稼穡而康禋祀之典也臍字鳥聶
極言其為神靈所護不必實有其事也穀與敵通取祗
以被謂以穢羊祀方社田祖後除墮腰孟賊之害故曰

以興嗣歲皆農事也若謂較為道祭大不然矣后稷勤
勞稼穡民享其賜有如此故宜配祀于天乃無罪悔郭
景純言秬秠皆黑黍一籽二米者而秬或一籽三四米
故得巨名宗廟用秬釀酒尚嘉異之物也糜與粢通今
赤粱也芑則白粱粟也北方多黃粱而赤白粱以火見
貴故曰天降嘉種

行葦忠厚也此燕諸父兄弟之詩也桓寬引古語曰禮柘
而有鄉葦葦而有蕘言物類之相從也蓋葦旁無枝幹
所恃葦叢相依而後能立喻兄弟親族理宜敦睦而後
王室有所文輔也春兩既滿正祭祀之時因觀行葦方



苞以興感既祭而燕所以致親饗燕而射又以考德射
不勝者酌以大斗祈其耆勳稱道不亂以引翼我魯孫
並受福也

既醉太平也非也此諸父兄弟答行葦也國語叔向說此
詩曰類也者不奉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
也室家之壺猶言室家漆漆耳非謂宮巷之深遠也堯
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此云昭明
有融是皆平章之效也女士猶言士女倒文叶韻耳非
謂女之有士行者從以孫子猶言以從爾之子孫蓋國
以民爲本土女受釐而蕃庶是國家景命之著見者也

鳧鷖守成也非守成也燕公尸也祭先公必卜子孫爲之
尸祭之明日又燕禘尸者此其樂歌也鳧鷖水鳥性警
善飛苟有猜疑不安則飛擾遠去此云鳧鷖在湮在沙
在渚知其安閒自適喻公尸之安其燕也

假樂嘉成王也非嘉成王也公尸答鳧鷖之樂歌也左傳
中庸引詩皆作嘉樂嘉假聲相近而誤耳嘉樂君子猶
一言樂只君子也武王稱諸侯爲友邦冢君酒誥亦稱太
史友內史友伐木詩稱友生故曰燕及朋友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詩無戒意蓋召公述公劉造函之
事以言成王使知王業所由始耳始后稷封于有邰蓋

歷數世而後夏衰用失其官而不密竄居戎翟之間至公劉而始能國乃相民居定京邑立宗廟制三軍行徵法足材用終周之世以徵田爲取民之則也公劉居豳而泲渭采取金石之材就泲水以止其旅明闢境廣遠爲遷岐之階級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非戒也乃誨也誨其化民當以漸也西北泉多苦鹹居民每挹行潦注之罍壘而澄清之以治飲食蓋行潦雖濁久澄則清喻民德雖闇教深則化故必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教民之道莫尚于此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非戒也亦誨也周公復子明辟成王始親政事召公故陳洞酌卷阿二詩以誨迪于王地之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陸曰阿云卷阿者大陸而卷曲足蔽衝風而集煥氣者也飄風自南則仲夏也草木於是乎蕃廡景物於是乎鮮華王以是時來游欣暢可知矣誠能茂對天時覆育萬物使之各遂其生是謂能盡其性而能盡人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故曰豈弟君子俾爾爾爾性似先公舊矣百神爾王矣純嘏爾常矣一語而三致其丁寧焉是乃啓迪之要也爾者滿也充滿其性純乎一仁無有不足也馮翼孝德

顯印圭璋皆喻從游卷阿之多士復以鳳凰比成王百
鳥比多士翩翩其羽雖離皆謂百鳥蓋鳳凰所止
百鳥從之鳥非一物故但舉其飛鳴之衆而已梧桐二
木相類以子別之桐子小而圓梧子大而橢今蒼梧之
桐其實長大而特其知為梧矣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墨子荀子並稱厲王桑于龍公長
父榮夷公終夫榮公之用芮良夫謂其好專利而不知
大難知周室之必敗矣所謂詭隨則其人也所謂民勞
謂困于繇役征輸之事也民困則貧貧則思亂故敢為
姦宄不逞以延旦夕之命於是有強陵弱衆暴寡寇虐
之禍所由起矣勢使之然也王今用汝為政存亡禍福
之機甚弘且大我故進此大諫耳

板凡伯刺厲王也爾雅訓板為僻謂王性僻繆政今乖戾
下民盡被疾苦也苟能悔禍自咎改易所出之語而輒
和其民謗議斯熄矣殿屎說文本作唵呬吟吟內痛之
聲也如堙如箴喻天人之相應如璋如圭喻天人之合
德如取如攜喻天人之相授受也人心所歸即天命之
所在人心去則天命移矣儆戒之詞也藩垣屏翰喻以
求輔自助也敬天之怒海以納諫改過保大命也出王
猶言由往謂一動靜一語默天皆明察其得失而降禍

樞馬宗何不敢畏乎

為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亦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穆公故託為文王傷殷紂之亂以致詞蕩蕩者廣大含弘之貌非法度廢壞之說也瀟湘抑抑皆酒德者也魚然猶言咆哮熊虎震怒殺物之聲也如網如罽喻在位者之謗議如滯如美喻在下者之怨謫小大衆內外上下遠近而言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辭自警也其志則刺厲王也抑抑威儀即假樂所謂威儀抑抑以言厚自降挹

謙虛以納規諫之益是乃進德之一隅也推而極之斯成全德矣靡哲不愚據自賢者而言也一挾自賢之心必且拂諫飾非無往而不愚矣惟聖罔念作狂此所謂哲人之愚也一曰敬慎威儀又曰敬不威儀無不柔嘉又曰輯柔爾顏不遐有愆又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又曰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又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皆語其謙和受諫而去矜傲也彼童而角謂頑童之總角者伊訓所謂比頑童遠者德是矣頑童之比者德必遠此大足潰亂汝小子之國政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荏染猶言心再謂木性強忍而可屈者宜被絃以為弓人能

溫恭下人者則必虛懷以成德

桑采芳伯刺厲王也黃作者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所謂
黃良夫也桑葉多陰行者每息其下喻宗周為四方小
國所恃賴也今一朝傾覆猶桑木附黃須見捋采無復
陰莖可望矣故次章曰靡國不泯又曰云徂何往明亂
自京師禍及天下也填者積久之名愴悵填兮謂憂亂
而中心不寧非一日矣四牡騤騤喻人心遑遑思避亂
也國步艱賚言國運窮蹙無復四方援助之可資也為
謀為蒞謂謀國者蒞密自私不諮訪于眾也海爾序爵
明當時在高位者皆非其人也以匪人而當國政勢必

引用兩私讒賊之徒猶執熱湯在前鮮不思濯其手也
趨衝履而行之也慢而不前處亂世而仕者必失意
而思退此稼穡所以雜寶明仕之危不如農之安也鹿
有長林豐草尚呼其類乃今朋友頗不相好而維諧害
是用千爾雅西風謂之春風敗物之風也以此貪人唯
聚歛是事雖大谷為之一空無論君子小人皆被其害
然良人猶能用善道以自勉不順之人必發揚其陰賊
而思畔矣今不用其良乃謂良人為悖何哉民之涓極
言民心貪亂而難測者正由而是背非之人為民不利
所致耳民既已回適矣而又專力激成之遂使為盜為

冠猶志誓我刺其涼薄即欲言我非有所刺然我實已
為爾作此桑柘之歡矣

生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後行故美之
也占候之術欲知雷雨當視天漢有無雲氣若雲氣塞
河漢者雷雨候也恭有黑氣相廷于天漢中不出三日
當雨矣此言雲漢昭回于天謂周歲之內河漢昭明未
嘗有雲氣也久旱可知已昭回于天猶月令所謂星回
于天也蕪隆蟲蟲雜詩本作鬱隆炯炯謂鬱熱之氣炯
炯然盛也寧俾我遜自疑非德而居尊位上違天心思

應云也庶正謂六官之長友紀則六官之副貳僚屬也
友紀之官散在羣庶禮祀之所唯正卿兼該庶務所以
鞠且疚也始言雲漢昭回于天終言有雲其星是終其
禱備弗雨矣大命近止饑旱之極國將亡也無棄爾成
圖再禱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何美乎美宣王之能封建諸侯也
大封建大征伐大巡狩皆成周之盛典宣王能舉封建
之典以封申伯是可美也唐虞之世姜姓實為四岳之
官岳神享之降福于其子孫世為侯伯故曰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蓋申甫齊許皆姜姓也按郡國志南陽郡宛

縣本中伯所封之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是即既入于謝之地也

秦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仲山父爲宣王卿士食采於樊時有城齊之役王命仲山甫董其事尹吉甫作此以送之民有耳目則能公視聽有心智則能別誠否故曰有物有則而民性之常莫不惟懿德是好若仲山甫之爲卿士可謂有懿德者矣以後五章皆敘其懿德之實也柔嘉維則謂其高明柔克以爲法也愛莫助之言其德靡不舉無俟于助也城齊之事毛傳謂齊以邑居逼隘去薄姑而遷臨菑亦以土功大役皆與王命明諸侯之宗

周也

懿矣尹吉甫美宣王也何美乎美其能錫命也韓之先爲武王之子封國在承郡方城縣宣王之時錫命爲侯伯總領北方諸侯及百蠻故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此國固以其伯也雜羅皆猛獸白者獐黃者羆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而還錫命上公賜以圭瓚秬鬯故尹吉甫述其事而作是詩孔叢稱九命作伯乃有圭瓚秬鬯之賜考者成也古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故曰作召公

考

晉武召穆公美宣王也經文有奮武而無常武疑字誤耳
南仲太祖毛鄭異義若謂命南仲于太祖之廟則文近
蹕蹕若謂南仲為祖父之太祖則文又迂複總之出車
南仲與此南仲未詳時世同異適日歛人吳元滿謂大
祖是宜社造禱之祭謂使南仲尸之也文義似通

瞻印凡伯刺幽王也婦有長舌為厲之階謂褒姒潛申后
廢太子事也有潛廢而後戎難興鞞人悛恣謂始竟背
則長舌之實也商賈趨時若猛獸鷺鳥之發雅利是說
故所營常獲三倍褒姒以婦人而秉商賈之心則何處

而不可為設繁沸懼泉喻在下象口之沸騰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篇末舉召公故名召旻所以異於小
旻也瞻印言亂自內作召旻言救亂非人坐見喪邦也
蠹賊內訌謂褒姒潰潰回通謂皇父冢伯仲允聚子之
徒也辟孫謂昏惑于王極喪國本也潰茂猶言黃茂呂
覽所謂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黃此言歲早則百草萎
黃何能黃茂喻民之遭亂憔悴無生意也未經春聖盛
者為禡禡者為禡禡以喻賢人禡以喻回通

詩故卷之九終

詩故卷之九

詩故卷之十

南昌朱謀壻藝儀甫撰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成王營洛而作清廟以祀文武此其始奏
之樂也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
牛一而君牙之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此
言不顯不承其義一也知文武並崇不獨祀文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非也清廟之樂凡四章此則獻
文之樂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清則獻武之
樂故曰文王之典尚嘏述也烈文則祭禮既成而燕及



詩故卷之十

南昌朱謀壻藝儀甫撰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成王營洛而作清廟以祀文武此其始奏
之樂也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
牛一而君牙之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此
言不顯不承其義一也知文武並崇不獨祀文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非也清廟之樂凡四章此則獻
文之樂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清則獻武之
樂故曰文王之典尚嘏述也烈文則祭禮既成而燕及



助祭諸侯之樂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德也
唯其命之不已故生生相繼文王之德之純言文德也
唯其德純故誠一不貳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
設為問詞也駿惠我文王魯孫萬之則答詞也言能大
順文德日萬不已則亦足以上合天德矣

維清奏樂舞也非也清廟之祭獻武王也武王伐紂及商
之政天下清明由其能率文王之典而得天心故自聲
禮以至成禮肅雍顯相一切奉獻于王實維周室之禎
祥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此序非也清廟禮成燕及助
祭者而奏是詩也始言諸侯能來助祭濟濟趨事上洽
天心以故錫此祉福而子孫保其無疆之惠是宜燕樂
以勞之繼言王室所以崇貴諸侯之來助祭者為其能
講四海九州之美味以致孝思非欲有所大費于汝之
邦也汝當念此助祭錫福之功紹繼其美不廢斯禮可
耳末又申言文武之德可訓可式而不可忘自宜來祭
于周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此追王太王而祀之之樂故著其開
岐之功言自古昔以來天作岐山唯太王始能荒之荒
之云者謂奎有之也太王既已作矣非有文王康安其

民則亦無以成今日之王業故往者險阻之山今遂化
為平易之道先王生養之澤深矣子孫可無求所以保
之之道乎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叔向以為道成王之德是矣蓋
祀成王之樂也有則民懷其德家則民懷其刑懷德則
仁昭失懷刑則義立矣於此而殫其心新造之周所以
安靜是守成之所當法者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稱天知祀上帝也郊特牲而此稱
牛羊知祀帝于明堂也古禮尚右天在右則文王在左
知配享也文有典則以貽子孫我既師法文王昭事上

帝以日靖乎四方天必錫文以嚴福而右饗之矣我又
敢不畏天之威以保天合乎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春岱岳夏南岳秋西岳冬北岳四
時各以其方故曰時邁序天下之貴莫尊于有周故巡
守之典自我行焉薄言震之謂發使告諸侯使來會行
在所也莫不震疊謂諸侯聞來巡守懼以罪見罰黜內
自震恐也百神河嶽者方之所有事也式序在位則班
瑞于羣后也嚴于戈櫜兮矢則武王時事也周官所謂
九夏此則肆夏蓋取肆于時夏之語耳

執競祀武王也非祀武也祀成王康王而推本於武王也

毛傳此序而稱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則誤矣

息文后稷配天也后稷播時百穀此獨舉來牟者月令麥為首種汜勝之農書亦稱田有六道麥為首種舉首種者以該其餘也大麥為牟小麥為來牟即麥聲之轉耳生民數陳其詳此則約畧其要雅頌之體則然也

臣工諸侯助祭遺于廟也非此之謂也王者春省耕也臣工農官若周禮司稼之屬稱在公其所職也維莫之春戒毋後時也稱新畬者田野之日闢也序具也錢鏞今世所謂錢鏞用以治新畬者也獲禾短鎌謂之鉶奄觀鉶艾以成功湯之明不徒勞也

暗寧卷及新穀于上帝也非祈穀也實戒農官之詩也禮

氏既稱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今一主田之史王之其吏皆大夫為之十千為偶則萬夫也鄭意謂萬夫之田方三十二里云三十里舉成數而言成王之世禮樂大備康王嗣位唯以務農富民為事矣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祀宋者夏商之後猶之三恪有客禮焉祀宋則諸侯莫不具集振振而盛比之白鷺翬飛行列整肅威儀可尚也在彼無惡宜民宜人也在此無斃崇德象賢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美進之詞也苟能夙夜致是道也得無永終其譽乎

豐年秋分報也禮有所焉有報焉噫嘻祈也此則其報也
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而不見報祀之舉豈即孟
冬大剝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者乎其所謂報乎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禮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瞽
精於聽者也故常命之典樂而肄樂之所謂之瞽宗曰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知周公作樂始肄之也作是樂也
將以娛先祖之神而助祭之客來止有以示禮樂之大
成焉

潛李久薦魚春獻饋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乃嘗臯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云潛有多臯知
季冬薦魚之樂也西北牛羊多而魚鼈少故雅頌往往
舉魚類之繁以著物之備耳

雖帝太祖也非禘也武王克商歸祀于周廟邢旬侯衛駿
奔走執豆蓬之事此其樂章也皇考列考皆謂文王也
周公相成王乃尊謚文王而諱昌此云烈考又曰克昌
厥後知為武王時詩也毛傳以烈考為武王誤矣

蔽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蓋非也有瞽始肄樂也雖則
有事文廟諸侯助祭也此則祭禮告成諸侯咸來受命
武王率之再見文考而頌爵于廟庭也介眉壽以下頌



稽之辭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非見祖廟也實微子之來朝周也
姜且者包匭之盛多敦琢者玉帛之繁縟所謂旅者庭
實旅百之物也潘大也威畏也知天命之靡常大懷畏
懼故來朝周遂得助祭于廟而先王降以平格之福也
武泰大武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
大武之樂孔子所謂武盡美矣未盡善者此也國語稱
金奏肆夏樂過梁天子以饗元侯肆夏則時遇也樊與
繁通則雖也過則此詩也所謂過劉是矣

閔十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成王免喪周公作此以啓誨于

王過之使法祖也非朝于廟也武王勝殷過劉既已奄
有天下今王嗣位撫綏爲艱第須保有皇考之業永世
克孝使無墮墜可耳然功莫大于武王德莫高于文王
苟能上法皇祖夙夜敬止以繼序前王庶足以守成矣
訪洛嗣王謀于廟也非謀於廟也成王迷谷政所得而思
所以率昭考也率時昭考則羣臣所以進語于王者未
堪家多難蓋謂遺大投艱于已也絕庭上下陟降厥家
則徘徊審度所以圖治也

敬之羣臣進承嗣王也周公既作文王在上之詩以述文
德所宜配天此則成王刺取其詩之要以自警也命不

易華天難忱也。許謂本持之以行也。日就月將謂日有所近月有所行也。唯能就而近之乃能將而行之。此學之所以緝熙也。

小恙嗣王求助也。非求助也。蓋成王悔聽流言而迎復周公。賦此以答賜鴛也。非蜂必得辛螫喻小人流言之當遠也。梟蟲翻飛維鳥喻賢不肖名實之當辨也。蓋物有蟲鳥區已別矣。今聞桃蟲之名昧於物理者莫不疑以爲蟲。必觀其拚飛乃後知爲鳥也。人言可無詳審而輕信之乎。說詩者未達此旨乃曰鷦鷯生鷦言始小而終大。惟僻甚矣。未堪家多難謂以初冲而當遭天投艱之

任也。子又集于葵謂聽流言而捐棄聖轡自苦于治也。畝艾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此及良稻皆幽頌也。實函斯活百穀既播合生意也。有歷其保苗氣充足保然挺也。縣縣其庶耘去稂莠宜及其早也。周書綿綿不絕將尋芥。柯是其義矣。胡考猶言胡考老人。瘦露高給如垂胡也。古文祖字通作且。匪且有且。謂非獨祖先之世爲然也。振古蓋謂后稷之時。

良稻秋報社稷也。其豆伊糾結其繫豈之纓也。其罍斯趙銳其刺耨之鋤也。荼麥一物紫色爲荼青色爲麥。百室百夫之室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此稱白室舉一漁之田為言也

絲衣經賓尸也據禮大夫是而祭于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爵弁之服玄衣總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非公祭不得領故知絲衣載弁者士也正祭省牲祗滌濯皆大夫典之此省牲祗滌濯皆爵弁之士故知其為經經之為言尋也昨日祭已今日復祭也昨日為祖考今則為賓尸

酌告成大武也武王克商述其武功為大武之樂此下四詩皆其樂章也酌即內則之勺蓋即鑿字之誤耳遵養時晦觀兵孟津而還也是用大介欲野之會友邦冢君

成冢助也我寵受之受其來助之師也天命既集人心亦順故建此踴躍之武功今王嗣之而天下無異志者實由武王弔民伐罪而起無自私之心大見信于天下也

桓講武類馮也非類馮也蓋述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也左氏稱固餓克服而羊豢此綏萬邦要豐年是其事已予以四方克定歐家謂伐越戲方伐靡伐衛伐磨伐宜方伐蜀伐厲之類以是武功上昭于天故天命用集而代商以有天下也

賚大封分廟也語稱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蓋散鹿臺之

財發非橋之粟以大養于商民也言我所以受天命而克商者皆由文王勤勞撫綏三今有二我但續繹其緒而求所以大定耳是周之所以為周由于仁及物也我不敢不釋思其故而散此畜聚之財以養吾人乎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非巡守而祀也蓋克商之後列爵為五分土為三班瑤羣后改物革命也墮山喬岳允猶翕河謂遣使以革命之故告山川也敷天下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戒其順時恭命于周也

魯頌

駟頌僖公也駟為老牧之詩魯之大政也似非僖公所能

辯蓋伯禽時事耳克土宜牧今世循然夫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思無疆言經畧之恩無所不至也思無期言無限極之期也思無斂言無厭斂之心也思無邪本讀作徐言無息緩之志也孔子引此以蔽三百用為邪正之邪斷章取義耳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非頌君臣也蓋諸侯相見燕會之詩也駟彼乘黃會同所駕之車也祗公明明執禮以相見也振振鷺鼓咽咽樂舞之備也自今以始崇其有語能繼也君子有穀詒孫子以善相規也豈亦伯禽

時詩十



泮水頌魯僖公能修泮宮也此詩盛言克服淮夷獻誠泮宮之事按左傳僖十六年冬公從齊侯會于淮而被執明年九月乃得釋歸不聞僖有伐淮夷之功也伐淮夷而得志者魯公伯禽耳事具費誓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知泮為水名魯侯作宮其上故曰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為諸侯學宮曰泮宮夫其實矣夫大路賂也君及卿大夫皆有所賂是為大路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頌僖者頌之變也變則非正也何也魯周公之後禮樂之所自出也禮不王不祿而魯侯爵也乃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郊天而以后稷配也作者記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著僖天子之禮樂自僖始也俗儒不達經意乃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不亦誣哉救者治也治商之衆尚書所謂三千一心者也周公其首矣故但稱王曰叔父建不元子者文也三壽上壽中壽下壽也三壽作朋謂拜三等之壽而有之也黃髮台背壽考與試若曰與彼黃髮台背之老試其強健也

尚頌

那祀成湯也湯之功德偉矣宜在可述此詩獨舉執鼓管



啓庸致之聲與萬舞之奕以及執事有恪者何哉商人
尚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有大護之樂此
所謂聲蓋即大護之聲耳自古在昔執事者恪以傳之
雖助祭之賓聞此莫不夷僇則成湯來格綴我思成其
可知矣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者湯之玄孫大戊也無逸稱中宗嚴
恭而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有五
殷道用以中興故號中宗中錫無疆中宗申錫之也
及喬斯所與王敬作所之所同謂致力以求治也既
載清酹亦有和羹醲飯無言時靡有爭所以交於神明
之際也嚴道高質質生敬其於祭也一唯精誠之潛通
不徒文物聲樂而已飯至享獻鴻臚將助也言諸侯入
鷩鶴鶴來假以四海九州之美味來獻大有助於我受
命主祭者故天神祖考享之而降福非謂於我受政教
之命亦非自言受命之廣大若曰溥稱我受命之人耳
倒文法也

玄鳥祀高宗也高宗者中宗玄孫之孫武丁也玄鳥降而
生契毛傳以為高辛率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時燕郊
禱而生契是矣呂氏春秋乃為玄鳥墮卵之說史遷述
之以入殷紀中侯契握從而和之鄭箋拔緯以說經爰

諤甚矣武丁孫子對先祖而言也武王靡所不勝者若
伐荆楚克鬼方之屬也湯有景亳之命高宗亦自河徂
亳此云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者舉湯暨高宗會諸侯
之地而言也員與云通語助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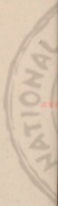
長發大禘也此祭契暨相土以湯配之也昔舜之命契曰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故此詩
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明五教之達天
下也契之孫曰相土蓋嗣爲司徒益明其教不徒中夏
率履雖海外四夷亦截然而向化厥後子孫世其封能
恭帝命無所隕墜以至于湯而湯又能聖教在躬昭假

上帝而受命也王之有聲者爲球小球大球綴冕之圭
也衮冕十有二旒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綴合旒玉
以成衮冕以比聯合大國小國而成至尊也小共大共
謂梁棟之間節稅大小不一皆以成室也爾雅臬之大
者曰樞長者曰闕說文麗高屋也此云駸麗謂高大之
屋也中葉謂相土以後成湯已前有震且業謂闕縮中
微震懼將危也

殷武祀高宗也高宗武丁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用力蓋亦勤矣鬼方即今貴州荆楚之充阻險者荆楚
既克諸侯咸來受命于商故曰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言

詩故卷之十終

侯之頃恭厥職也不備不濫不敢怠遑以言高宗刑政
之明黜陟有其道也此所以宜號高宗者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